



水族馆

www.guoxia.com

水流归大海

兴隆山人民公社史编写小组编
王志贤 黎雨 王毓春 执笔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号

长春新生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4 插页2 字数:66,000 印数:2,001—3,000 册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1•335

定价(6): 0.34元

目 次

兴隆山巡礼	(1)
亮天之前	(9)
工作队来了	(14)
拿起槍杆子	(21)
翻身記	(24)
第一个互助組	(30)
走大家富裕之路	(35)
办高級社	(40)
一場大辯論	(48)
跃进的头一步	(56)
指路灯	(61)
抗旱保丰收	(65)
除“四害”	(74)
水流归大海	(80)
新產院	(89)
土地翻花	(93)
拖拉机在田地里奔跑	(98)

兴隆山巡礼

你到过兴隆山嗎？倘若你想去看一看这里的风光，看一看这里的农民怎样为供应城市需要，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努力工作着，看一看十年來兴隆山在党的領導下已經建設成什么样子，那么，請跟我来吧，我給您做向导。

从長春的东站上火車，沿着向吉林去的路綫前进。

火車爬过一个高崗，你看吧，在那綠色的大地里突然有一个新型的城鎮出現。一排排整齐的紅色磚房，高大的冒着濃烟的烟囱，新建起的草房子，玻璃暖窖，变电所，縱橫的電線網，廣場上迎风招展的紅旗……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原野上，濃綠的树林，一片黃色的向日葵，草甸上只露着黑脊梁的奶牛群，乱串着的猪，一伙伙在地头休息的农民，談笑着，有綫喇叭飘来优美的歌声……眼前象一幅絢丽的图画，展示着人們美好的生活。

下了車，繞着一个栽有丁香花的小廣場朝前走，就走到兴隆山鎮的街上了。那豎有四根大烟囱的地方就是出产耐火磚、建築器材和杯碗的陶瓷工厂。它的銷路极好，尤其是耐火磚，每天都拉出去几火車皮。其次最引你注意的是兴隆山

医院。这里有X光设备，有中医和西医，还有若干病床。去年，这个医院曾帮助各管理区建立了九个小医院和九个小型产院。現在，兴隆山已經是“大病不出乡，小病不出庄”的局面了。医院的对面是供銷社，这里的营业員同志跟其他地方的营业員一样，客气、和藹、服务周到。你如果去买一包香烟，那么他会把当地工农管理区出产的七十二度燒酒和長青管理区的紅糖向你大大的介紹一番。再往前走，是公社办公室、公社党委、招待所、飯店、市場。再往前就是拖拉机站和工农管理区的奶牛場。

这个奶牛場有五十多头大小奶牛，一天可以出产四百到五百斤牛奶。到一九六二年，牛奶的日产量將要翻二十番，每天將有五輛汽車往市內送奶。

那边一長趨子拖拉机，都是公社的。去年二月以前，我們还連一台拖拉机也沒有哩，但是到了去年九月，我們就有十三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样，經過九个月的学习，我們就有了六十一名。其中有五十名是在兴隆山長大的青年农民。

好吧，請再坐上我們的拖拉机拖車兜一圈吧。这公社从南到北有六十里路，从东到西有二十五里。

在养魚池前面的那个屯子，过去叫侯家油坊，現在是敬老院。公社里有个一千瓦特的强放机，有八十多公里的綫路，帶着一千多支喇叭。現在你来了，广播站一发話，就連离这里最远的和平管理区也知道啦！

敬老院里三十多位老人，都是无儿无女的老人。要在旧社会，他們只有餓死，可是在我們的新社会里，他們真是老有所終了。农、食、住都是由公社負担。他們自己也种了一

点瓜、一点菜，养了五、六口猪，用来改善他們自己的伙食。你看見那个中年人了吗？他姓丁，是过去和平乡的党支部書記，党委把他調上来負責这个敬老院的工作。党就是要抽这样的坚强干部办人民福利事業。老丁在建院大会上說：“各位老人家，党委把我調到这地方来，就是給你們当儿子来了。大家要有什么事，就找我，我一定尽力办！”这些老人們真的把老丁当做亲入了，老丁也的的确确做的很好。

敬老院有十八間房子，隔成了四十多个小間。是为了使老人們住得更舒适和方便。牆上貼着画，桌上的热水瓶、茶具、地下的痰盂，都是各單位獻給的。为了保証老人們的健康，多医院不但送来了保健箱，同时还訂了一个免費診斷的优待条例。

那边的一位老太太姓辛，已經快七十岁了，就是她，在敬老院开院的大会上，对着毛主席的象片一再地鞠躬，臉上兩行热泪直流，口里唸着：“毛主席啊，多亏你老人家！……”

离开敬老院再向前走，就是个美丽的小村子。那是工农管理区第六生产队。成群的小鷄在籬笆下啵啵叫着，豆角花爬滿了籬笆牆。在那綠蔭复蓋的草屋中傳来孩子們一陣陣的讀書声。这是工农管理区自己办起来的小学。去年总路綫一宣布，大伙心里更亮了。在大鬧技术革命的同时，文化革命也鬧起来了。現在在兴隆山設有高中部的中学一处，高中生將近二百人，初中学生有六百多人；小学十六处，有四千三百名学生。另外，还有二十个班的民办小学分散在各处，一个民办中学和一个民办农业專科学校。兴隆山是个有

三万五千人口的地方啊，学生的总数是六千零四十多人，占百分之二十弱。

現在我們來到的这个地方是第五生产队。村子名叫大毛家窩堡。这里是管理区的鷄場。那小院子里白色的來亨鷄吱吱喳喳的叫着。有多少？六千只！那边正动工修盖新的鷄場。这个鷄場修好后將能喂养二万二千只小鷄。全公社到冬底可以发展到二十万只鷄以上。全公社平均每个人有七只鷄哩！

再往北走，到水田区去看一看。你看这里烟波浩渺，正是伊通河的下梢，出魚，出蝦，也出产大米。但出产大米是最近二年內才有的事。过去，这里却是“蛤蠣撒尿也澇”的窪地。一发水，庄稼被大水冲得顆粒皆无，村子被泡得房倒屋塌。現在，我們修上了長長的大壩，大壩外面一片綠茸茸的都是水田，稻子長的多么粗，多么壯啊！到秋后你再来看，这里將成为一片金黃、一片丰收、一片欢乐的景象！沒有党，我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这里起名叫幸福管理区，原因就在这里。

你看見在那草甸子上母馬領着馬驹子在跑嗎？那馬駒倒比母馬还大啊！这是用人工授精法产出来的驹。它們的父亲都是苏联的阿尔登种。那一匹八尺高、丈二長的黑馬，才是三岁的馬驹呀！今年全公社一千多匹母馬，已經百分之八十有了孕哩。

往回走吧，到西大甸子的农場去看一看。这里过去是一片水塘。小鬼子强占东北时，曾經在这里吹过牛皮，要“治理”这块地方，并把一个开拓团开到这里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把这地治好。最后无法，偷偷地溜走了。解放以后，人們在伊通河口修了一条十五华里長的大堤。水患再

也不会有了。但为了排除內澇，一九五八年冬，又在这里规划了河網。这里即將变成兴隆山公社的谷仓。現在，公社已抽調了三、四百人在这里專門經營这块土地。你看那庄稼長得多么好哇！高粱還沒打苞哩，稈就有鷄蛋粗了。农业專科学校和农业中学就設在这里，有一百多学生正在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着。几年后，他們都將成为公社的兽医、农艺师、教員、會計师。最近，公社已經決定在这里兴建新的校舍、电影院、文化館等等，准备把这里发展成一个文化区。

来到了新兴第三生产队的食堂。那个大高个子年青人就是伙食長。他姓王，是个共青团员。他把伙食管理得很好，能写会算。去年，党公布了总路綫之后，咱们全乡人民满怀信心的向文化大进军，組織了一支四百多人的扫盲队伍。老头上学，五、六个孩子的媽媽也上学，儿子教媽媽，丈夫教妻子，有專門的辅导員，有專門的帶孩子队，在地头上学，炕头上学。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兴隆山便成了長春地区的第一个基本无盲乡了。伙食長就是那时候脱盲的。

食堂的牆上，都被詩歌占滿了。

一般的會議上，也常誦詩。和平管理区第九生产队有一天晚上开春耕跃进大会，会上，动员后勤人員參加生产。伙食長于宝民站起来跟猪倌王和挑战，于宝民口誦：“別看我伙食長不能干，我偏要和猪倌来挑战。除了我把伙食搞的好，叫大家吃的飽，我还要出去把粪刨！”猪倌王和不示弱，站起來說：“別看我猪倌不能干，我偏要和你来应战！我要出去把粪刨，还要把猪喂得好！”

坐上拖拉机，再往前走。那冒烟的地方是青年瓦厂。从

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去年，从新兴管理区调来十五个青年小伙子，这些人在大跃进的鼓舞下，鼓足了劲头，到附近的机磚厂去捡半截磚回来搭窑。晚間沒有地方睡，就睡在烤瓦的大牆上。他們苦干、巧干，把这个瓦窑建起来了。現在这个窑平均一天能出产四千三百块瓦和一万五千块磚；工人已經发展到一百八十二人了。公社还有一个瓦厂在工农管理区。

兴隆山現在的溫室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目前，每天平均以二十万斤蔬菜的数量供应長春市的需要。到明年，会有更多的蔬菜，供給市內。

看見那从高压电线上接下来的、从菜田中經過的一長列电线了吗？那就是我們新設抽水站的抽水机电源。往南看，長青管理区自己就有二十五匹馬力以上的抽水机八部。只要把電門一按，馬达呼噜噜一响，水就流进水出里。

社里有白土矿，它的学名叫硼潤土，用途很广，能够燒碗，做石油的清色剂，做肥皂的原料……現在有十輛大車，一天可以送出十几吨去，供給化学部門使用。从年初到現在已經收入七万五千多元了。

左边这块地的一片谷子，壠小，播的寬，甚至比別的地方寬一倍多。这是越冬谷子。有些人說，谷子种受点冻，谷子就变成莠子了。谷子就不能提前早种！一些年輕人有意識的种了这么三亩地。現在，这谷子不是長的很好嗎？谷穗也是那么大。这个队的隊長正研究着給这块地再追追肥，要这块地不但打粮，而且还要多打粮！

前面树木最多的地方，叫做新农村管理区。去年年底，

这儿荣获了“全国卫生模范村”的光荣称号。你看，在第三生产队的村口，大树下的那间起脊的小草屋修的多么好！上半截喷着白灰，下半截刷着红土，还画着蓝花，那是自动化的公共厕所。

屯中的街道多么宽啊？你看这路，当中也有个弓背，两边的排水沟象刀切的似的整齐。街道上看不见猪狗屎，看不见一个马粪蛋。为什么？你没看见路旁站着的那个带红臂章的老头吗？那就是专职的清洁积肥员。每天他把这村子里扫几遍，把粪、肥料都归拢到一起，沤了粪啦！

各家的屋子外头刷的是那么白，窗上一色的白纱窗，墙上画着花，屋里都糊的雪亮，染上一点尘土没有，地下看不见一个耗子洞。

树多的地方就是果木园子了。那些李子梅、杏李、花红、海棠、灯笼果等等，都出产在这里。为了更好的发展这项事业，今年这儿又嫁接了四百多棵果树；另外又种植了三亩多地的葡萄，现在小葡萄已经有五个叶儿了。预计明后年，在那个向南的一片山上都将成为果园。

太阳快落下去了，我们该往回走了。等等，你看这些小朋友正在果树下面揮着小手喊着：“叔叔，再见！”好，好，再见！再见！祝你们生长得更幸福！

回到了兴隆山，俱乐部里在放映电影之前公社的业余文艺团正在表演歌颂新人新事的二人转。自编自演“夫妻比赛”，在一九五八年吉林省汇演时，曾经得过好评！

看这一帮姑娘和小伙子们，唱得多好！他们是公社装卸队的队员和管理区菜园子的女工呀。他们之中，有的刚刚卸

完火車，有的剛才摘完豆角。不要看他們年紀小，有些人已經有了五年以上的舞台經驗了。

你看，那一位就是公社的黨委書記李治國同志，這一位就是公社社長婁廣體同志。十二年前他們就在這一帶打土匪、搞土改。他們不仅仅知道興隆山在解放以後是怎樣在黨的領導下战胜了貧困與落後，打倒了階級敵人，战胜了自然，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同時，他們也知道興隆山的人民過去是怎樣在封建剝削壓迫下過活，又是怎樣從封建的桎梏下解脫出來。他們常常對初來興隆山的同志說：“興隆山人民公社現在有十八個管理區，三萬五千多人口，有一萬四千多公頃土地，三百八十多萬元公共財產，有拖拉機，有新農具，有工廠，有礦區，有蔬菜基地。在黨的領導下，興隆山是越來越興隆了。可是你知道這個公社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嗎？……”

讓我們听听他們的介紹吧！

亮天之前

旧社会，兴隆山的穷人象掉在黄莲水里一样，苦透啦。

早些年，穷人们要给跑马占荒的二地主交地租，还要给封建王爷交“王租”。

后些年，旧中国时，没有“王租”了，可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更恶了。穷人们吃糠嚥菜的肚子，是勒了再勒。

就是在那些年头，穷人也是挺起腰杆来斗争的。到如今，原先的地主李二爷的门框上还留有个两寸深的刀印子，那就是长工们用钢刀砍的。

一九三一年，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还立了个傀儡皇帝，挂上了“满洲国”的牌子。

长春市在伪满时叫“新京”，兴隆山是这个“新京”的东大门。因此，兴隆山这块地方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就成了火坑啦！

当时兴隆山有“五霸”。哪五霸呢？一是铁路的警护队，二是日满协和会，三是粮谷组合，四是警察派出所，五是町会。町会是日本名，相当于区公所。当时，人们给编了两句歌：“第一山海关，第二兴隆山！”来形容这个地方的可怕。

铁路警护队一共四个人，队长是日本人，叫松泽，下有三个汉奸，王会民、孙荣久、李相春。这几个小子最恶、最狠，每天都打人，眼珠子都红了。每逢客车到站之前，他们先把

屋地潑上水。被打的人拉进屋來，他們一腿把人絆倒，摔一身水，然后再打，他們管这叫見面礼儿。他們見拿粮食的打，見言語不对的打，看你不順眼也打，看你穿的破一点更打。

其次是日滿协和会，會長是大汉奸大地主李宝魁，他每天宣傳日滿一德一心，王道乐土。他看誰面象可疑就說是政治犯，反滿抗日，送到新京思想矯正局。那是有去路沒有回路的地方。

粮食組合是日本鬼子的經濟侵略机关，老百姓辛辛苦苦打下的粮它都收了去，給点子花馬蹄布，比面籜底还稀！老百姓有一尺棉布就叫“經濟犯”！穿的都是更生布制的破衣爛衫。

抓穷人当劳工，当国兵，“勤劳奉仕”，都是杀人不見血的町会和吃人不吐骨头的派出所这些东西干的。

其实兴隆山又何止这“五霸”？地主、富农的剝削，汉奸走狗的勒“大脖子”，当时，兴隆山的人民真象在油鍋里煎炸，苦到极点了。但是，兴隆山人民并不服这口气，他們一直在斗争，一直在反抗着。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开拓团，又在兴隆山的西半部伊通河东岸，强收老百姓的地，最高处的好熟地都被开拓团搶去了。开拓团很霸道。东山上的老百姓上街去赶集，走到开拓团地头上，就被打的鼻青臉腫。出門，人們都繞着开拓團的地走。但是猪鷄不懂事，猪鷄要到开拓團地里就成他們的了。后来逼的老百姓連猪鷄也不能松了。有一天張万有到开拓團地里去拾柴，他想，开拓團的庄稼都收拾完了，拾点柴有啥关系。結果，被开拓團看見了，把老張头打得在地上

談。有个十二岁的学生杜景和，小名叫七柱。他看見老張头挨打以后，天天想报仇。这年夏季，小学生都在泡子里洗澡玩水，开拓团的兩個日本鬼子看眼热了，也跳进泡子洗澡玩。杜七柱一使眼色，一帮学生就把他們給浸到水里，灌个够嗆。酒完，小学生就都跑了。

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十四年，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由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战，和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把日本鬼子打垮台了。

光复了，人民可一下子見了天啦！但將一乐，做夢也想不到又來个“二滿洲國”，那套汉奸、走狗、警察、特务又爬上台来，騎在穷苦老百姓頭頂上。伪滿时李大千是协和会長。可是国民党一來，他还照样的耀武揚威。兴隆山的人一看，这不是去个張三爻来个狼嗎！

“二滿洲”又把兴隆山的人民苦害了三年。

一九四七年冬，八路軍由五棵树和烏拉街一帶打过江，其塔木、上河灣左近的小城鎮都解放了。国民党的敗兵都向長春逃跑。

隨着国民党向長春一帶退的还有由那些逃亡地主組織起来的还乡团和土匪綿子。这些土匪和还乡团不下十万。綿子名也都阴阳怪气的，什么火龙、金甲龙、大青山、靠山、双霞、北霸天，足足一百多，尽管这名字是千奇百怪，可是都是一路子貨，見了穷人非打即罵。見了东西就搶，搶不走的就給毀了。土匪都搶到这种份景上：把醬缸的醬搶去，醬缸給砸了。房上的房草，炕上的炕席，沒有他們看不上的。国民党的遭殃軍也时常趕着大爬犁搶糧和搶房草喂馬。



这时候兴隆山的地主和有錢的人家都逃进長春去住，乡
村里只有些貧困戶了！这一年雪又特別大，好天很少，平地
雪也有三尺半深。到处都听 着噠噠的枪声，路上只有吱吱

喳喳搶食吃的家雀子。屯子里見不着烟火，房頂草都沒了，馬被胡子騎去了，鷄鴨鵝猪早都叫土匪們吃光了。

这时候兴隆山的人民虽然遭着罪，受着苦，可是心里比从前亮堂了，因为穷人的救星——八路軍早已經过了長春奔錦州、梅河口一帶下去了。人們知道，国民党快完蛋了，好日子就快来了。

一九四八年，八路軍圍攻長春。这时在長春东邊的八路軍的前哨部队經常到兴隆山一帶活動。

兴隆山的人們常到門外看，有的人蹣着脚，揚着臉，向东望着，盼八路軍；又轉過头向西咬咬牙，恨国民党和胡匪。人人心里都念叨着：“天快亮吧，天快亮吧！”

工作队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兴隆山来了共产党，来了工作队，来了老百姓的救命星。

这天，太阳刚刚压山，太平山忽然出现了十几个骑马的，站在东山岗上望了望，屯子里就乱套了。有的跑，有的喊，有的躲，眨眼工夫，村里青壮年都跑光了。剩下些老头、老太太，提心吊胆的，从窗户缝偷着往外瞧……。

村西头的姜洪没有跑，他是个四十多岁、两只眼睛都快瞎了的穷汉子。一个老婆六个孩子，都饿的动弹不得。姜洪坐在炕上咬着牙的咒骂：“跑，跑，往哪跑？我还有什么可抢的，我和他们拼了！”他老婆躺在炕上，眼泪顺着往下流，却哭不出声，哺乳头上吊着个瘦孩子。她说：“你先把我们娘们杀了吧……”炕角上一堆孩子瞪着发青的大眼望着爹！

姜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天哪……！”

马队进屯了，马蹄声在土道上“得得”响，听不见这些人放枪，也听不见罵人声。姜洪从破窗框向外望了一眼，骑马的一个跟一个，挎着大枪，正在向四处望着。姜洪吐了一口唾沫：“呸，没有一个好东西！”

天渐渐黑了。

姜洪正在屋里发闷，孩子饿得嗷嗷叫，忽听院子里有人招呼：“老乡，屋里有人没有？”姜洪往外瞅，火眼两眼看不

清什么；姜洪老婆也往外瞅，吓的她倒抽一口凉气，立时就把头缩回来了。屋外又问：“老乡在家没呀？”

姜洪说：“哎！高高手吧，老乡！谁家没有妻子骨肉，你还叫我们活不活了！”那人刚想往门里迈步，听见这句话，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走到破窗户前说：“乡亲，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

“共产党的工作队？”

“是啊。”这人笑呵呵的望着他。

姜洪虽然早就听说过工作队，知道他们专门打土匪，向着穷人。还听说过，今年正、二月在米沙子一带，几千人的大帮土匪叫他们打了个丢盔卸甲。可是，他又怕上当，因为土匪、国民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于是他迟迟疑疑的说：

“那，那你们……”“我们什么也不要。老乡，我们是来帮你们翻身的！”

姜洪寻思了一会儿说：“官长，你快进屋来！”

这人进屋后，马上解释说：“老乡，别叫官长了，咱们都是乡亲，我也是杠大活出身，家离这不远，你管我叫李同志吧。”

“对，对，李同志。”

李同志拉住姜洪的手，姜洪慢慢地摸着摸着。他越摸越觉得温暖。

“厚厚的茧子，粗壮的手指……，是，是庄稼人的手啊！”姜洪一边暗暗地揣摩着，一边紧紧抓住李同志的手，放声地喊了一声：“亲人哪，可把你们盼来啦！”

李同志问姜洪：“屯子里还剩多少人家了？”

“剩二三十户啦！”

“沒糧吃的有多少家？”

“唉，都跟我差不多，……”



“那你們怎么办？現在是种地的時候啦！”

“地？”姜洪苦笑了一声，“人都要死啦，誰还有力气种地。全村見不着一根馬毛，种籽也被土匪搶的一粒不剩……”

“想个什么法弄点种籽，地用人刨着种。”

“想什么法？人们都两个月没见过粮了，身子虚的都走不动道啦。再说，地东家刘兴言前两天还从长春打发人下屯告诉，一条墙也不叫动，谁要动，中央军就把他当穷头办！”

李同志哼了一声，老半天才说：“土匪、国民党把咱们坑害成什么样子！不行，咱们一定要活，咱们难道就这样等着死不成？”……

这一夜，全屯各家都住了工作队，一直到半夜，还有人在聊着，人们的心都活起来了。第二天一早，李同志又来到姜洪家，手里拿着半布袋粮食，一小包盐，说：“老乡，先拿这些吃着，这是从我们伙食上分下来的。”

姜洪接过粮和盐，一边落泪，一边说：“李同志，千张嘴万张嘴也说不完我心里的话呀！我算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心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多说了！我谢谢共产党，谢谢你们工作队。”

又过了两天，工作队从后方运来了两大车粮食、豆饼、盐。这些东西很快分到了各家，挨饿的村子有了饭吃了。晚上，工作组的同志把人们召集到一块，对大家说：“乡亲们，口粮、种籽都有啦，咱们得种地啦。别怕刘兴言不叫我们动他的地，他跟国民党一鼻孔出气，想叫咱们饿死。庄稼人就是土里刨食，咱们能象小羊羔似的上他的贼船么？不能，咱们得活下去！”

“对，对。你给咱们出主意吧！”群众围着李同志嚷嚷着。

“咱们明天就种地，自己有地的种自己的，没有地的就

种刘兴言的。”

“行，行！”大伙高兴透了。

“有力气的就拿起鎌来，能种上一棵是一棵。明天咱们工作组的馬全部套犁杖，工作队员帶枪下地，土匪、国民党不来，就是扶犁老板子，万一狗东西来了，就狠狠的揍他！”

散会以后，村子里到处都是收拾犁杖的声音，人們还相互地嚷着：“共产党就是咱们庄稼人的主心骨啊！”

第二天大清早，太阳刚冒红，五、六副大犁从太平山屯中走出来，捎枪的，扛鎌的，在后面跟着一大帮。犁杖散开了，在那发青的土地上豁开了第一犁。附近几个村子的老百姓都站在村头向这边望着，有人还指手划脚的好象在說什么。

沒过上两天，兴隆山大小村庄的大犁都出动了。吉北第四工作团的八十多名武装工作队员也撤遍了这一带的各个村屯。什么种籽开什么花，国民党土匪只能带来禍害；共产党工作队帶來的是种地，人人有饭吃。

逃到城里去的正經庄稼人都陆续地回来了，有人还牵回来馬帶回来种籽。就这样兴隆山地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大闹起春耕生产来！

.....

六月間，有一天工作队李同志到东嶺屯去办事，刚进屯西头，忽見屯長刘永山家的小孩惊惊乍乍的从东边跑来，一見李同志“哇”的一声就哭了：“李同志，我爹叫中央胡子綁上啦！”李同志一楞：“什么，你说清楚点！”

“从咱们房后高粱地里来了一帮中央軍，有三个进了

屋，打我爹，管我爹叫‘穷头’，还搶飯吃……”

“有多少？”

“二、三十个。”

怎么办？打不打呢？要打，一个对二、三十个有困难；回去叫人，刘屯長怕有危險！李同志考慮了一下，就下了决心：“打！”他告訴小孩說：“快去找張金，叫他赶快給太平山送信，馬上來人抓俘虜！”說完，他把匣枪和大枪都提在手里直奔刘永山的家扑去。

李同志繞过刘屯長門前的糞堆，順着房东边的仓子溜到房前，向屋里一望，刘屯長已經不見了，只剩兩個国民党土匪蹲在炕上往嘴里大口的塞土豆。地下站着刘永山的老母亲，老太太連哭帶叫的罵：“你們就不是爹生的娘养的，你們不給自己积点德！你們这些吃人飯不拉人屎的！把我也綁了去吧！把我也殺了吧！”

李同志的心都要炸了。他举起枪正想往那帶大蓋帽的腦袋上打，兩個土匪讓老太太罵急了，过去就打老太太，老太太瘋了似的跟他們碰头，三个人揪在一起了。李同志对着房簷打了一枪。兩個土匪一听見枪响，甩脫开老太太，撒腿就从后門跑了，李同志跟踪追到后院，那兩個土匪已經逃到高粱地去了。气得李同志渾身亂顫。李同志順着高粱地邊往前追着打，他也顧不得什么危險了。正追着，刘屯長从高粱地里鑽出来了，兩手还綁着：“李同志，往北跑哩，土匪多得很哪！”“土匪多，我們的人更多！”李同志給刘永山解开繩子叫他先进屋去。这时土匪的枪也打响了。李同志就一会用長枪打几下，一会用短枪打几下，来迷惑敌人。起先土匪的

枪是瞎放的，漸漸的，就越打越近了，枪枪不离李同志的周围，眼前的豆叶子噬噬直掉。李同志往周围一看，土匪分成三面包圍上来了。李同志心里話：“杂种，刘屯長救下来了，就不怕你了！”他退到破牆里，不見敌人露头不打。土匪也懂这一招，只在周围乱放枪，乱叫：“抓活的，抓活的！”有一个戴大盖帽子的家伙剛从高粱地里往外一露头，就被李同志一匣枪打的他滾回去了。这一仗，足足打了一个多鐘头。后来，工作队从南面冲上来，一頓枪把土匪給打跑了。刘屯長老母亲拉住李同志的手說：“李同志，刘永山的这条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要不然他就完啦！”

这个李同志直到現在还在兴隆山，他就是公社的党委第一书记李治国。

拿起槍杆子

有一天，工作队的同志們正在帮着群众干活，忽見一个老乡气喘喘地跑来，远远的他就喊：“工作队、工作队呀——快去吧，牲口叫土匪搶去了！”

“什么土匪？在哪？別急，慢慢說！”

“是国民党便衣队，在小青嘴北边，把兩匹馬搶跑了！”这人坐在地上，拍打着自己的腦袋哭起来。

李同志把手上的泥团搓下去，揚起头向周圍喊了一声：“卸馬，工作組的同志准备战斗！”战馬从犁杖上卸了下来，很快的鞴上鞍子，一群人跳上馬便向小青嘴跑去。

太平山的人們，提心吊胆的往小青嘴那边瞅。太阳歪了，工作队的同志們才回来。一个个臉上阴沉沉的。有人小声問李同志：“馬還回來沒有？”李同志搖搖头：“跑啦！”

于是，人人的心里，都象压上了一块石头！

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盛文忠的父亲和老燕头，赶着大車去工作队的大队部拉救济粮，走到半路遇見国民党飞机，兩顆炸弹，把大車和馬全都炸了。盛文忠的父亲，被炸死。

这天晚上，在盛文忠父亲的灵前，有人叹气，有人咬牙，但是都不吱声。李同志說：“乡亲們，死了的，咱們要給报仇；活着的咱們还要过好日子。咱們得團結在一块。一个人力量單，咱們都要拿起槍杆子來，組織封鎖隊，不叫国

民党土匪敢挨我們一步！”

“李同志，咱們能行嗎？在國民党的眼皮底下……”

这是中农老蕭头的声音，他是个老好人。

“不怕！給我一杆枪，我一个人也敢去，我要报仇！”

盛文忠攥着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

姜洪說：“說句心里話，誰不想过好日子？誰不想报仇哇！李同志，只要你們在这地方，咱們就敢干。”

“对，对呀，姜洪說的对呀！”好多人都說話了。

“乡亲們，咱們一定拿起槍杆子！”

接着李同志又說：“告訴大伙一个好消息，咱們的大部队已經把長春包圍住了。長春市就要被咱們解放了，咱們封鎖队的任务就是抓土匪，抓特务，不叫一个坏人躡出長春！”

“好哇，好！”

当晚，封鎖队就組織起来了。隊長是馮占林、周景榮。队员有盛文忠、姜洪、李兴久、李振揚、張鍤头等十几个人。小扎枪、洋炮、快枪都拿出来了。从此，太平山屯每天晚上都有放哨的了。过来一个臉生的，就有人上来盤問。哪里一有動靜，封鎖队馬上就奔上去。

封鎖队剛成立不几天，就在太平山西北馬嘴口活捉了十几个土匪，繳了二十多支枪，連土匪头子双胜也逮住了。又一个晚上，十点多鐘，太平山前，黃家燒鍋一帶响起了枪声，枪声紧的象爆豆。封鎖队急忙出来，把住各路口，埋伏下来。原来是住在楊家崴子的一个土匪团的團長“張平推”，受了国民党的命令帶領二百多人，想从黃家燒鍋冲过来，到我們后方，破坏我們发放救济粮和生产。这帮不知死的貨以为

自己人多，滿想一鼓勁就可以冲过来。可是沒成想剛剛到黃家燒鍋，就被咱們的大部队独立七师給报销了一百多。枪声漸漸稀了，不大功夫，打埋伏的封鎖队借着月光見大路上出現一个人影，这家伙抱着顆大枪，跑的象牛喘，一边跑一边还往后看。馮占林悄悄躡出去，把枪对他一指，这家伙鬼哭狼嚎的叫了一声，就瘫在地上了，嘴里喊：“饒命啊，饒命啊，我繳槍。”

这小子還沒住声哩，只听后边騰騰一陣脚步声，有几个后来的土匪吓的鑽进高粱地里去了。封鎖队留兩个人押俘虜，剩下的人，順着黑影就追，土匪跑着跑着又都鑽到一个瓜窩棚里去了。大伙把瓜窩棚圍住，喊：“繳槍不杀，八路軍講寬大！”于是，这些家伙就把枪都甩出来了，一个个喊着，叫着，爬出窩棚举着双手，跪了一溜儿。馮占林就是楞，他見土匪把枪都甩了，便上去檢槍，剛迈了兩步，从窩棚里“叭”的打出了一枪，大伙一看，老馮的帽子被打掉了，便对着窩棚还了几枪。这时窩棚里也叫上了：“我投降，我投降。”随后就又甩出一支枪，滾出一个人来。

从半夜两点鐘起，一共活捉了十五个土匪，繳下來十四支大枪。天亮了，又在老乡的柴火堆里抓住一个。打这以后，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都組織起来了。站哨，查崗，有时候都不用大人，儿童团就把事情办了。村里要再見个生人，十几个小孩就把他圍上要路条。他要是說不清个紅瓢黑籽，明晃晃小扎枪就对着他心坎子，什么坏蛋也跑不了。国民党特务土匪再不敢在這一帶搗乱了。这时、兴隆山一帶差不多每个村子里都有封鎖队了。群众、工作队、大部队、摻在一起，把国民党所盤踞的長春市圍了个水泄不通。

翻 身 記

一九四八年六月，兴隆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不久，群众就纷纷要求土改。于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各村子很快地都展开了诉苦、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的伟大运动。

农民們到处傳唱着翻身歌曲：

誰养活誰呀？大家来看一看，

我們五更起，半夜眠！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兴隆泉的地主于琢，六十多岁，有好几十垧地。闹土匪时，他給土匪插扦拉綫坐地分贓。土匪头子“金甲龙”就常住在他家，因此沒人敢惹他。他自称于三爷。

工作队一来，他表面上老实了，可是內心里就更坏啦。他把自己养的枪都摘了起来，准备着变天打共产党。平常見了穷人阴阳怪气，常說：“嘿，国民党可还没走哇！”这次大伙一划成分，他活动的就更厉害了。农会白天开会，他晚上就找些坏蛋出坏道。第二天謠言准出来：“八路軍不一定在这長站哪！”“国民党又来增援啦！”等等。貧雇农都把他恨透了。

农会代表来找工作队给出主意，工作队說：“不管怎么的，一定要先把他家的枪起出来，把这家伙的威风打下去。不然群众抬不起头来！必要时还可以把他抓起来！”大伙一听，勁更大了。农会主席、村長馬上就决定：开群众大会斗争他。

但，头一回大会没开好，起枪的消息被一个叫馮海山的给走漏了。于琢在会上，态度非常顽固。散会之后，农会主席又领着一批积极分子找工作队给出主意，李同志说：“咱们先把内奸找出来，摸摸底，看他都给泄露了什么，然后再对症下药！”大伙齐声说好，立时就派两个民工去找馮海山。

馮海山一进门，看见大伙的架势，心里就明白了。没等大伙追问，他就说了：“我错啦，我坦白！”大伙气的火冒三丈高，有人扑上去想揍他，有人罵他：“馮海山，狗腿子！”“你吃里扒外，認土豪当干爹，呸！”工作組李同志拦住了大伙说：“别急，叫他先坦白。”馮海山低着头，直淌汗。他说：“叫我悔过吧，我知道于琢的枪在哪里放着，我领大伙去起！”大伙说：“滚蛋吧，去向地主喊爹去吧！你说说，你怎么给于琢当狗腿子的吧！”馮海山说：“我说，我说！”原来是昨晚上一散会他刚走到于琢门口，于琢大儿子站在门口招呼他：“二叔，到屋里坐，我爹请你！”馮海山不想进去，又怕于琢以后找他的麻烦，因此他迟疑一下也就进屋了。一进屋，于琢净说好话。馮海山经不起两句好话，就把要起枪的事说了。于琢急忙把枪从炕洞里扒出来，扔到井里。馮海山不敢久待，连忙也就出来了。

馮海山刚说完，大伙还要揍他。馮海山说：“我坦白，我领大伙起枪去！”大伙说：“滚蛋吧，谁信你的话！”馮海山说：“这回真心了。我起誓，我起誓！”工作队李同志又教育他一顿，说：“你得认清，还是对得起穷哥們呢，还是要对得起于三，你得立功赎罪啊。”馮海山原来也是贫农，过去被于琢勾引着于过坏事。他被李同志说的直淌眼泪，他说：

“李同志你往后看吧！”李同志說：“我們不單是为了这几棵枪，是为了把封建头子的威风打下去，是为人民除害。”李同志又給出主意說：“这回开会的重点就是向他要枪，别的都先不談。”

第二天，这个会可不比头一次了。民兵把手琢一拉进会場，会場上的口号就象海潮似的吼了起来。这边喊：“打倒封建势力！”那边喊：“于琢你要向人民低头認罪！”于琢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东張張西望望地滿不在乎。馮海山霍的一下跳上台来，怒气冲冲的說：“你老老实实地說，到底有枪沒有？”于琢眨巴眨眼，“啊”了一声，軟下去了。但，他尋思了半天，又說：“我沒有枪。”馮海山有点气极了，把臉冲着台下說：“于琢的枪在前院井里插着，誰跟我去起枪！”刹那間，从会場里跳出五、六个小伙子来，拿起准备好的柳罐直奔于琢家去了。于琢象个蛤蟆似的軟軟的跌在台上再也不动彈了。不到一个鐘头，起枪的人臉上喜气洋洋，渾身湿淋淋的，扛着五支“九九”枪回來了。群众忽刺一下都站起来了，有人笑，有人喊，有几个老头說：“真誠實據拿到手啦！”“这回叫于琢說說你还留着枪干什么？”这时又上来一个人把手琢在一九四七年帶領土匪金甲龙在米沙字一帶打农会、杀干部的事都給端出来了。台底下口号声象打雷似的，都喊着：“枪毙他！”于琢什么也不說了，噗嗤一声跪在台上，向台下連連地磕起响头来。

斗倒于琢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个兴隆山，群众的信心更高了。

各个村屯，成宿成宿的跟地主算剝削賬，斗倒了地主的

威风。白天就去分土地，分斗争果实。这时候，人的心里真是酸甜苦辣全都有。提起过去的苦就掉泪；想起地主的凶狠就生气；看見土地还了家，也就由不得的高兴起来。各个村



中的儿童团、妇女会成天都是锣鼓喧天，争传着斗争地主的胜利消息。

得了土地的人们，一边看着自己的土地，一边就想起了党，想起了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能有今天！

葷子溝村有个地主叫王应洲是一个剥削花招最多的狠毒家伙。有一天天刚黑，大伙把锣鼓一敲，齐集到村政府的屋子里，几个民兵到王应洲家，把他和他老婆也弄到了村政府。这两个家伙在地当央規規矩矩站着，大伙就跟他面对面的算起剥削账来。

村長孙克芝先說：

“王应洲，你过去压迫咱们穷人多少年，今天要算你的剥削账。你要老老实实的承認罪恶，向人民低头認罪，把剥削穷哥們的账还清楚！”

于振龙說：“我問你，你橫草不摸，豎草不拿，整天帶个眼鏡这摆摆那晃晃，誰养活你来？長工們一年四季苦熬，一个汗珠掉地下摔八瓣，脊梁骨都累弯了！可是你給劳金多少？还得受你打罵。咱们算算，我一年侍弄三垧地，每垧頂少能打六石糧，三六一十八石。可你給我几石？一年兩石糧，剩下十六石入你們家的后仓库啦！我給你足足扛了五年大活。五的五，五六三十，八十石糧啊！你給我拿回来？”

“我錯啦，这是我的錯呀！哎，哎，老兄弟，愿打你打兩下，愿罵你罵兩句，哎，哎，我錯啦！”地主王应洲說着說着还左右开弓的打自己兩嘴巴！这时，工作組的乔同志走到地主前面說：“你不用来这一套，大伙不是給你算剥削账嗎，你就說这个吧！”

“对，对！”大伙齐声说。

“告诉你王应洲，你就别想要花招。”

“你快把剥削账还清好啦！”

“你过去穿的狐狸皮袄哩？带的金锁子哩？哪去了？拿出来！快拿出来！”

王应洲低着头，还是半死不活的装愁。这一回可把一个叫宋维启的农民气坏了：“不是你叫我吃猪食的时候了。你今天要是耍无赖，我就踢你个老杂种！”大伙也喊：“踢他！踢他！”

这时，工作队和村干部上来，对大伙说：“老乡们，不必动手，咱们现在是跟他说话、跟他算剥削账！”

“那时候他用文明棍把咱们可揍苦了，叫他也尝尝文明棍的滋味就好了。”

王应洲鼻涕眼泪，一步三哈腰的向满屋磕头。老家伙的威风这回算是叫大伙给斗垮了。

第二天，民兵们到他家把浮财起了出来，拉到村政府暂时保管着，房子分给了穷哥們。

全兴隆山的各村群众，都象葷子溝一样，斗倒了地主、恶霸，打垮了封建势力，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屋。人人从心里笑了出来。这时也正要过大年了，到处都唱了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說不完哪！

呀呼嘿嘿，咿呼呀嘿……

第一个互助組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兴隆山村支部書記特意到徐毓文家告訴他說：“恭喜你，徐毓文同志。你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員了！”徐毓文听这话，腦袋里立时刷一下子，只觉眼前一亮，渾身是勁。他紧紧的把支書王福生的手拉住，一个勁的搖，高兴的不知說什么好了。心里也象开了鍋似的，上下翻騰。徐毓文走过来的路，兴隆山的人沒有不知道的。

一九四九年春节，是兴隆山人民最高兴的时刻，村子里到处是鑼鼓声，歌声，笑声。人們翻了身啦，土地还了家啦，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了。但在这么高兴的节下，有些干部和农民正在計算怎样才能把地种上。这是个犯愁的事。在解放前，国民党匪帮和北荒逃亡来的地主武装把这里洗劫一空。現在，虽然土地还了家，可是人們赤手空拳。

在这些人中，就有后兴隆溝的貧农徐毓文。虽然这时他还有一匹被土匪劫余的瘦馬，可是單絲不成綫，只靠这样一个瘦得象龙似的东西，怎能耕地？

这一天，工作队老赵同志来了。他告訴全村人說：“乡亲們，党給咱們想了个好办法：在自愿互利的原則下組織起來，組織生产互助組！”

徐毓文越寻思越对，心里話：“我就順着共产党指的路走，管保沒錯！”散会以后，他沒回家，就同韓平和組織了

一个六户人家、十三个劳动力、四匹瘦马、一輛破車的互助組。种地的信心有了。

三月間，四匹瘦馬拉着車，送糞了。十三个勞力擰在一起，舉起大鏟刨起糞來。村里有些人說：“還早着哪，忙什么呀？”另外也有人背地里嘲笑：“嘿，吃飽了撐的！”

二十天以后，这六户人家連去年沒有送的糞，都一齐拉到地里去了。全組三十一垧多地，都上滿了糞。离种地还有十几天哩！十三个劳动力又忙着剝糞，打起繩套来。

說风凉話的人沒有了。隨着他們走过的車轍印，全村人也都开始送糞了。到了“五一”节的前夕，又有十戶人家自愿的加入了徐毓文互助組。

徐毓文一見互助組的力量更大了，心里想：“我得替大伙好好打头，讓家家把地都种上。土地还了家，別辜負了共产党对咱们的好恩情！”組內干什么活，他都走在头里。早晨，天还不亮，他就先起来，挨着門叫人下地；分配活时，他是先挑累的、重的干。大伙觉着有徐毓文打头，互助組一定能搞好。

春耕一开始，徐毓文更忙了。村里有些人家的犁杖还未套齐，徐毓文这个打头的就已經領着全組人种完了不少地。有人怕地塞，不愿意先种，徐毓文就先种他自己的。

四十三垧多地种完了，他們又开了兩垧多熟荒。这时，徐毓文互助組的名声早就傳播出去了。但徐毓文心里明白：“这都是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好哇！”一想起党，他心里就热呼呼的，渾身就有了勁。

不久，組里有了問題啦。記工賬的韓平均把工賬給記亂了。他只把誰在哪天干活記上了，可是沒記上給誰家干的。人

們嘈嘈嚷嚷的有意見。徐毓文說：“這可咋辦？”他找工作隊老趙，老趙告訴他：“你回去找大伙出主意，群眾是聖人。”徐毓文照着老趙的話做了。他把大伙找到一起，叫大伙想辦法。果然，辦法想出來了：弄一副紙牌，打上記號，一家發十張，給誰干活就要一張紙牌，十天一算賬。這辦法大伙挺歡迎，徐毓文心里也挺高興。

夏鋤的時候，又出了一件事。組里的李鳳閣不割地，想把地扔了，出去打零工。為啥呢？因為他家的糧食不夠吃，薅弄庄稼，到秋后才能打出糧來；去賣工夫，雖然把自己種的庄稼扔了，可是眼下能够弄個現得利。放不放李鳳閣走呢？放走，半路退組不好；不放走，他可不正經干活，割割地就躺在壟溝里不願動。跟大伙商量吧，大伙說什麼的都有。徐毓文拿不穩主意，他心里話：“我還得去找黨！”他又去找工作隊老趙和王福生，老趙和王福生反問他：“你的主意呢？到底放不放李鳳閣走呢？”徐毓文說：“我不願意叫他退組。”王福生說：“為啥呢？”徐毓文說：“你說吧，都是貧農出身，這點事誰也明白，自己種的庄稼誰都心疼，扔了庄稼就等於扔了自己的飯碗子啦。老李沒糧吃是實情，可是要把現在的青苗扔了，出去打短工糊嘴，雖說眼前能混過去，可是過後怎麼辦哪！窮哥們好容易翻了身……”

老趙拍着徐毓文肩膀說：“行啊，老徐，你想的對，你不要忘了，天下窮人是一家！”接着，老趙給徐毓文講了些革命道理，又幫他想了辦法。

徐毓文心里更亮了。他回到家里，把僅剩的一斗多糧食量出一半捐到組里，對大伙說：“李鳳閣也是咱們窮哥們，天

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得拉他一把！”全组人心都动了，一个个的都拿来了粮食。其实这时候谁家有多少粮，大伙心里都有数，能吃过二十天的那是最富裕户。就这样，凑了一百六十斤粮。大伙给李凤阁拿去四十多斤，其余的借给另外几户缺粮户了。大伙给李凤阁送粮去的时候，李凤阁一见，眼泪花就直转转，他说：“我明白啦，从今以后我好好干活，别的什么也不说了！”组员们都都说：“互助就是力量大呀！”

天长日久，徐毓文心里也就想的更多了，他却自问：“你说，那些党员起早贪黑、流血流汗，既不贪财，又不图名，穿，穿不着好的，吃，吃在咱们后头，他们就像把自己忘了似的，这是为啥呢？”

为啥？他到底没十分解透。有一天晚上，老赵同志到他们这组来，徐毓文就把心里想的事跟老赵谈了，老赵说：“一个人活着总得要有点用，要多给群众办事。共产党员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苦在先，享福在后，把国家建设好好的，叫人人都有工作，都有饭吃，都有衣穿，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压迫人的，再也没有吃不饱穿不暖的。……”

徐毓文说：“那我想参加共产党，你看够不够格？”

老赵笑了，说：“党员有标准，依我看你的条件差不多了！”

徐毓文说：“只要让我参加党，党再常常教导我，我什么困难也不怕，一定坚决革命，听党的话，当个好党员。”徐毓文和老赵谈了很长的时间，三星都快落了，他们俩还在柳树下聊呢。

从这以后，徐毓文更能干了。他不单带头干活，还经常

和別人嘆氣：“人活着干啥？人活着就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

秋後，這個組的莊稼大丰收了。十六戶人家都說：“今年的年成是不錯，可是要沒有這個互助組，再好的年成也白搭嘍。”

糧食上場以後徐毓文又跑去找老趙：“老趙同志，能不能給我引見引見，我要入党！”

過了兩天王福生來找他談話，並且讓他填一張表。……

這個一生里最美最好的時刻果然來啦。他對王福生說：“我一定在黨的教育下，盡我所有的力量建設共產主義！”

徐毓文入黨了。

在徐毓文的周圍，還有千萬個象徐毓文這樣的積極分子、干部，正沿着徐毓文走過來的路，闊步前進！

走大家富裕之路

徐毓文互助組变化的真快啊！一晃三年，发展成十六戶的常年互助組了。家家戶戶都有余糧。組里的公有財產也多啦！兩台膠皮車、兩台花轱轆、六匹馬、六、七件新農具。老乡們时常夸着說：“徐毓文互助組，氣魄大，別人真比不上！”

由于互助組显示了組織起来的优越性，一連三年都被評為省的一等模范互助組。組長徐毓文也三次被选为省的劳动模範。

就在第三年，組里发生了問題。中农韓平阳，家里四口人，这二年鬧的很好。車馬挺棒，一垧八亩地輕輕巧巧的种着，用車馬換点工，年年有余糧。屋裡外头，听使的家什，置的可全啦。

在一九五一年开割时，他看到屯东头單干戶韓福榮拾糧五分利，很眼饑，也想走这条路。心想：自己有車有馬，放点糧，再干二、三年，地里忙时雇几个工，小日子不就更美了嗎？因此，他在組里、組外就一个勁的喊：“就凭我这套車馬，躺在炕上，不下地也够吃、够喝！”

貧农李鳳閣也坐不稳了，他覺得象韓平阳这样干也是一条路。因此，干啥事也尽向韓平阳学。

徐玉山兩垧多地种了八样庄稼。別人問他时，他說：

“地少，就得多种几样庄稼。什么来钱快，就种啥。我种一垧香瓜，比你种一垧高粱出钱多吧！”組員們到他家干活，沒有一个不叨咕：“这活真难干！”

发家致富的資本主义思想抬头了！

徐毓文觉着这些人的思想不对头。一些貧农雇农也找徐毓文說：“看来，这些人想要跳槽啦。喝完了甜水忘了泉。难道咱们互助組走到头了吗？”为这事，徐毓文一天往村上跑好几趟。支書王福生安慰他說：“不要急，秋后就有办法了。党早就給我們把路指出来了！”

旧历十二月，徐毓文去省里參加第二屆劳模代表会，临走时大伙說：“这回去开会，好好問問党吧，咱们互助組怎么往前走哇？”

党就象看透了他們的心思似的，这次大会上研究了互助組的出路問題：介紹蛟河县韓恩互助組怎样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会开了七天，由省委書記領着他們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什么性質，怎么建法，一些具体問題怎么处理，都研究个一清二白。徐毓文回到村里，家也沒顧得回，就到村上找王福生談情况去了。他說：“看来咱们也得要建社了。”王福生說：“先看看群众的意思吧！”

徐毓文回到組里連夜开会。在会上，徐毓文把韓恩农业社的情况一說，組里絕大多数組員要求办社。大伙說：“人多力量大！土地连成片，就比一块地种八样庄稼好的多。”徐毓文把这情况向支部反映，支部向县委反映。县里决定：以徐毓文互助組为基础，在兴隆山地区建立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九五二年春天的事。

徐毓文組連着又开了三、四天会，大伙心里更亮了，眼睛更清了。

开始报名入社了。中农韓平阳說：“我土地入社。入社八亩！”（他有一块八亩地）大伙一听，他这是想里一脚外一脚哇。大伙問：“你入社八亩，剩下那一块地怎么办呢？”

韓平阳說：“能薅弄过来。”

“怎能薅弄过来？”

“我叫点工夫。”

“叫工夫？叫工夫算不算剥削？老韓，你也想当地主哇！再說，你一脚踩两只船，和咱们也不是真心哪！你得好好寻思寻思！”

韓平阳腦袋嗡一下子：“什么名都好听，就这‘地主’两个字难听。我怎么能当那王八玩艺儿呢？不成，我得入社，别为一块地和大伙离远啦！”韓平阳把地都入社了，一点尾巴根也没留。

正月，社建成了。徐毓文被选为社主任。社的名字就叫：徐毓文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建起来了。大多数人是真心走合作社的路；可也有随浪头来的，等那股热劲过啦，原形也就现啦。社员赵文彬，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日子越过越好，家里锅碗瓢盆，箱箱柜柜的都置办全了，两间房子也新苫了草。可是，一九五四年，从北荒来了封信就把他勾活了。原来，他有个妻姪在北荒倒腾生意。信里夸他在北荒跑一回买卖就能赚多少錢；又說，种地单干一年就打多少粮，几年就能成个大粮戶等

等。赵文彬心活了，非要上北荒不可。社里的人好劝歹劝怎么劝也劝不住。徐毓文最后說：“老赵大哥，你这么的吧，你要去呢，咱们也再不攔你了。你去到那里能干好，那是最好了；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給大伙來信，咱们一定帮忙。”赵文彬沒吱声。年初，他把家里的东西都折騰了，上了北荒。還沒等到七月哩，赵文彬就从北荒来了封信，信上說，他怎么怎么难，受人家的騙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現在后悔的很，想回兴隆山来，但是沒有路費，請大伙帮办点……。徐毓文把信拿着給大伙一念，大伙有的笑，有的說：“誰讓他不听党的話。着了难，是自己找的。”徐毓文問大伙：“怎么办好？”大伙說，还是帮帮他。徐毓文說：“对，咱们都是农民。他走錯了一步，是因为眼光短，只图自己发財了。他这回受受教訓也好。咱们得把他接回来，叫他和咱们一起走大家富裕的路。”

社里給赵文彬汇去五十万块錢（旧币）。赵文彬回來了，很不好意思見人。但大伙可滿热情：老赵沒回來前，就給他找好了房子……。这件事，使全村人更加坚定地走合作社的路了。

村里有个叫楊惠山的單于戶，他見合作社年年打粮多，心里不服勁，他想：“就凭我这套車馬，干不过合作社？”

这年春天，楊惠山偷偷的往他那块靠社地边的一塊地里送四十多車糞，想跟合作社較量較量。徐毓文社的社員看透了他这个心思，笑着說：“只要他能在生产上用心思，也好嘛！”合作社往地里送了不少糞，又刨了不少河底泥，換了不少炕，弄了一些炕土，也都上到地里了。合作社人多力

量大。剗趟遍数多，又及时。小苗一出来，就占了上风。老楊头春天勁挺足，到剗地时，家里有事，把地給耽誤了。庄稼地挨地就差一头。

到了秋后糧食一上場，高低更比出来了。徐毓文社大豆每垧打了七石多，高粱谷子平均八石。老楊头的只打了七石。老楊头这回可服了。到第二年春天，他就提出申請入社了。他說：“這二年在外头晃盪的可糟啦。我要早入社二年，不早就好啦！”

办 高 級 社

这些日子，誰也估不透哪来的这股热潮。人們都爭搶入社。興隆山鄉干部也忙起來了，都包干包片下到各屯去。西興隆溝屯共六十多戶人家。屯子西头原先就有一個十三戶的初級社，下余都是互助組。不几天的工夫，全屯子就又新建兩個初級合作社。都是廿五、六戶。人們象辦喜事似的。孩子滿街跑，男的女的都起早爬半夜的，樂得閉不上嘴。屯子里大車不斷頭的過，拉糧，拉草，成排成趟的往地送糞。不過，人們覺得初級社的力量，還是不够大。一、兩天來，人們都嚷嚷归大社。可到底是怎麼歸法，大伙都摸不清。可是，這幾天，大伙却議論着大社長、大社短來了。在西興隆溝屯，結合整党建社，那天都有會。西崗子屯的屯長叫柴文清，也是原有安龍村代表，每個運動他都走在頭前。秋季整黨整社中，他被批准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別看西崗子小屯戶數少，但拿安龍村等六個自然屯來比較，無論生產或政治任務都完成的很好。一九五五年春天，安龍村划歸興隆山鄉的時候，西崗子屯十三家貧農建成了一个初級社。柴文清就是這個社的主任。柴主任來到西興隆溝屯，老遠就見着四、五輛大車一大幫人，一鬧閣的吵嚷，原來是新建成的兩個初級社湊到一起，搶着送家門口的糞。柴主任想湊到跟前，听听群眾都反映一些啥意見。他邊往前走邊看見楊成發問

王振祿：“今天你也沒送出多少？”王振祿大嚷着說：“要是挨排靠壟地，你看不出活不出活；这可到好，南嶺一条，東嶺一疙瘩，你可跑吧。”楊成發接連又說：“你願意地成排，把西嶺張林的地換換吧，上下都挨着你們社，看那好不好？”这时候，有人叫：“柴主任。來呀，柴主任。”柴主任笑着走過來，蹲下。王振祿說：“柴主任，你和乡上說說，咱快着點歸大社，省着天天總你社的啦，他社的啦。”柴文清說：“好飯不怕晚，你着急了？”王振祿又說：“大干吧，反正一個羊也是趕，兩只羊也是放。”人們說，就是不怕大。这时候，乡的于書記由東邊來了。柴主任站起迎上去。人們也都看于書記。王振祿把鞭子摸起來，故意的繞兩個勁，“乒乓”打兩個響聲，趕起車走了。柴主任和于書記見面了，于書記問：“怎樣？”柴主任笑着說：“不用問。”他又用手一比量送糞車說：“你看看吧，勁頭算是足的了。”于書記又把徐毓文兩個社建立一個高級社的情況對柴文清介紹了一遍。又問這兩天群眾對歸大社的反映怎樣？有那些意見。柴文清說：“群眾都願意歸大社，都說越大越好。”于書記說：“好吧，你們四個初級社，也歸一個大社。今黑夜就開群眾大會，選社干部。怎樣？這回達到你們的要求了吧？”柴主任晃一晃頭說：“現在的群眾要求和想法可高去了，說實的，全鄉歸一個大社才解渴呢。”于書記說：“你們拿出力量來好好干吧。以後再看。”正說着剛要走，見刨電線杆坑的張林慌慌張張的扛着洋鎬回來了。柴主任問他電線杆扛完沒有？張林說：“完了，明天一早就豎杆子扯線。這回主任往辦公室桌子旁一坐，手扒拉着電話，‘啊啊’的多

帶勁。”這句話把于書記和老柴都逗笑了。張林又問于書記：“我們也要建大社是么？”于書記問張林：“你同意么？”張林說：“細情就不說了，問問柴主任吧。”于書記說：“今黑夜就開大會。”張林听完，忙着說：“我得回家，早点上課，別誤了開會。”說完，轉身就走。張林是民校的老師，人們給送個外號叫張先生。民校就在張林里屋。他是个貧農，爺爺死了給扔下五間破平房，前后有几條壟園子。土地改革時分進來兩垧半地。他老婆五年前就死了，拋下四個姑娘，大姑娘叫素貞，今年十九歲，是個共青團員。鄉里、屯里演戲少不了她，扮個老太太很象，時常還唱兩口地方戲。

一黑天，人都到齊了。兩間房子的會場還沒擠下。社干部和于書記也來了。人們都瞪着眼睛看着干部們。柴文清發言了：“大家好好聽，別開小會。咱們今天開啥會呢？恐怕大家都知道了；归大社，究竟怎么归法？一會有于書記詳細和咱們講。”說完，就撤后邊去了。于書記笑着剛一張開嘴，掌聲就响了。于書記笑着說：“建社的方針政策，上幾次會都講了，不必再重複了。毛主席明確指出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到了。另外，大家也能聽說咱們鄰縣和全國都是這樣了。根據大家的要求，党委決定，把这个屯子連西崗子共四個初級社歸一個大社，大家願意不願意？”“願意！”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于書記又把怎樣選干部，車馬、土地、農具怎樣辦，解釋一下。最後說：“我今天少說點，大家好好討論一下，着重討論初級社和大社比較，有哪些不同，大社有哪些個好处。其他問題，建社委員會明晚上再討論。”這時候，你一言，他一語的，會場上嗡嗡起來了。孟慶福老头坐在炕沿上手一擺，我

說兩句。鄰近的人都眼睛盯上老头了。他說：“我算願意歸大社，早走一天早好一天。一個人又顧山南又顧海北，白天干一天活，晚上還得喂馬，這回……”旁邊不知誰插一句：“老头真頑了。”“那我就不說了，叫不離題的人說吧。”于成和說：“歸大社的車馬評價，就比初級社車馬吃祖強。”王青接着說：“我看社越大越好。老有老活，小有小活，能當梁的當梁，能當柱的當柱。這回老老少少就都有活計干了。”李鳳芝說：“地連片，做啥活都省工。拖拉機跑也方便，修水利改土壤都能辦到了。南嶺雨小，北嶺雨大，那就集中力量鑿跨南嶺；北嶺不干先放着。小社呢，那就辦不到。都說講團結這回才叫真團結哩！”

併大社的會勝利結束後，人們的歌聲笑聲貫滿了屯子，家家戶戶的燈光象開遍了的紅海棠！

大社的干部選出來了，有王貴、柴文清、孙貴、孟范林等。孟范林家熱鬧的很，屋裡點的大罩燈高吊着，透出玻璃窗亮個滿院。西下屋也點着燈，王貴和社員忙着收拾麻袋，明天好用。張林手掐着眼，算盤嘎啦嘎啦响。孟范林屋裡地下擺着一張條桌，凳子上坐着于書記和柴文清。老孟太太說：“這才幾天又另作計劃？”柴主任說：“你老人家瞞好吧，還不定作幾回呢。”老孟太太忙着扫炕說：“你們幾個主任都上台啦；上台可是上台，當不好家，群眾可不答應。”說完呱呱地笑了。老孟太太又由火盆扒一些燒熟的土豆，一邊往桌子上扔一邊說：“我送你們點吃的吧。”這時候進屋兩個人。頭前是老王青，他是建社籌委會的積極分子，後跟着張林。一進屋，張林就亮開大嗓門指着老王青說：這老头子

真来勁啦，他就着月亮地圈牛圈呢！”柴主任忙說：“深更半夜的，上哪里找杆子去呀！”老王青說：“这么大个屯子，到那家牛棚抽一根还不行！”柴主任忙着制止說：“王大爷，家家都愿意入社了，东西还是归人家私有，得和本主商量才行。”老王青笑着說：“沒錯！早都有过話，不托底咱赶勁么？”人們都笑了。

半夜了，張林才打孟范义家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三个小的孩子都睡的呼呼的，大姑娘張素貞正在灯光下看書呢。他一回头，見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兩条道路”四个字，張林問素貞这四个字誰寫的？素貞抬头看一眼，說：“我开完团会剛到家，說不上。八成是二丫寫的？”張林說：“二丫寫不出来这个字？”素貞說：“民校誰都來，上那猜去！”这四个字引的張林嘿嘿笑了。素貞問：“爹笑啥！笑啥？”

“这回孟范义思想算真通了，我贊成。明天他把驥子就給社送去，这不是社会主义胜利么。”張林剛說完，素貞搶過去說：“他是覺着叫工夫沒人干。用馬換工，也吃不开了。有信貸社，誰还花五分利用他的錢。买地更不行了……”素貞沒說完，張林說：“你小点声，就隔着一道牆，叫人听着多不好。”素貞說：“你就是腦瓜皮薄。我不怕他听去，前些日子入初級社时，他特別能鑽空子，又留車又留馬。”

張林說：“你怎学习的？这算你斗争性强？他也是咱們內部人，也回头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为什么叫他听去心不痛快呢。”張素貞被爹批評的也不吱声了。張林倒在炕上前思后想，心一陣乐一陣酸，乐的是現在入社了；酸的是他这几年的經歷：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时分了二垧半地，和本屯

王國山插伙，兩家买四馬，心滿意足的开春种地了，一个馬怎能种地，互助組也插上了。那馬牙青、口嫩，一扣地，頂不^了。眼看着把馬要使坏了。換吧，換来換去，把馬換沒了！沒馬了，一蹣地，得給有馬戶拿去一石二斗糧，要不然就得一个半工換一个馬工。雖說是互助組，翻蹣得也不及^时。到秋打点糧，去了人家馬租三石，还能有多少糧？这回我入社了，党不但救了我，还把我兩垧半地救了。农村的兩条道路，我算明白了。共产党真是处处替人民着想，毛主席真英明！

于書記回乡了。几个主任准备要把南甸水溝，由老胡家墳盤下边，引到老子家門前，估計着有一里半地長。从这条溝往前走出八里地，就是后兴隆溝，徐毓文高級社的水庫。真要刨开，能救出三十多垧窪地。但是，胡家甸和东兴隆溝屯要不伸手，也是白搭。因为兩头堵着。几个干部核計一气，分了工。有备料的，有备草的，有領着群众送粪的。正要分散，乡上霍書記来了，还領好几个人，有胡家甸胡宪林，安龙泉、白鳳巨，东兴隆溝李兆金。他們都代表他們屯老乡的意見，归高級社来了。这真是喜上加喜。孟范义牽着驥子給社送来了，張林領着安電話的也来了。柴主任領着这些干部都奔孙貴家去开归高級社的会去了。社員張宝金大喊着說：“咱也建高級社了。”滿屯子男女社員都知道建高級社了，乐的楊成发說：“一宿覺的工夫，合作社就翻兩番。昨黑夜是四个初級社办个大社。今天天剛亮又变样了，四个屯子办个高級社！”他一边裝着糞，一边和王振祿說：“要不归高級社，咱这个屯就得盖四个办公室。不怪昨黑夜討論說，归大社啥都好，連办公室都省了。”王振祿說：“你还知足了？和徐

毓文比，能拿出手去么。人家徐毓文高级社，是两个村归一个社，看那大不大！”楊成发說：“別忙，慢慢来。”

这天晚上，西兴隆溝屯，又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这个會議是合作化的高潮带来的。全兴隆山乡，三个村划归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叫工农友誼社。大家选出来的干部有：主任徐毓文、妇女主任胡凤菊、副主任有孙貴、柴文清、王貴、孟范林都是生产隊長，也是社管委会的委员。最后柴文清公布：明天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咱兴隆山乡工农友誼高级社开庆祝大会，社員們都要去参加这个会。

第二天，天特別晴，太阳特別明。四外来的社員們，男女老少，兴奋地連跑帶顛，扑奔会場。乡政府门口有几輛小汽車，市里首長們也参加会来了。

会场上，响起了炮声，鑼鼓喇叭声，只見火炭般红旗飄滿天，大秧歌一伙挨着一伙，人山人海的，真是推不动挤不动。社員代表們前胸挂个紅布条，写着“代表”兩個字，都排成行，一队一队的。

自古以来，兴隆山也沒开过这样的会。乡政府西屋，摆着长春市工人老大哥們送来的礼物，也是社員們最喜爱的东西。有铡草机、乐器、桌子、凳子、彩旗、鏡子、电话等等。外边还有公一母“巴克夏”猪。社員們眉开眼笑，摸不够，看不够。

十二点正式开会了，干部們，来宾們，社員代表們，都坐在前边。主席台上两边的五星红旗配着毛主席象，直劲冒红光，照着每个人心里都亮堂堂的。

大会开始了。人們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一阵掌

声刚落，徐毓文主任报告了。他说，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加上群众的要求和干劲，工农友谊高级社诞生了。这个社是原有三个村十九个初级社建成的……

一場大辯論

一九五七年九月初，興隆山鄉工農友誼高級社開展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工農友誼社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建成的。頭一年，每個勞動日就分紅一元八角四分錢，社員們都高興的了不得。但還有一小部分富裕戶，想走資本主義路，被高級社給堵死了，他們不滿，亂說亂講。第九生產隊有個李鳳南，一清早由院子里走出來，一到門外，就見黑板報旁圍了不少人，什么事：他放慢了脚步，站在人後面偷着瞧看，黑板上寫着大大的粉筆字：社員同志們，咱們要響應黨的號召，要大鳴大放大辯論有啥說啥，言者無罪。他雖然認不全，心里可是清清楚楚的。他看着，心事遂就翻騰起來了，想起自己過去扛了多半輩子大活，共產黨來了，分了土地，這幾年小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總感到不夠解渴。放了不少糧，剛想要買地，結果被合作化這條道硬給堵死；轉了高級社，自家去了吃糧燒柴，還剩下四百元錢，三兄弟李鳳芝主張存在社里，那怎麼能行！自己硬着把錢留下了。一鼓氣，买东西，揀好的買，吃它穿它。又一想，吃了也不上算。結果花一百三十元買一身羊皮袄，另外棉皮鞋、大三元狐狸皮帽子、海綿底膠鞋，也都置備上了。這些東西真稀罕啊！屯子里人都說李鳳南，這回算出“血”了。其實他能舍得穿戴么，只不過為的是占用錢，寬寬心罢了。黨教育我們庄稼人

勤儉持家，我能有意見么。就是有一宗，不讓人可心，你小日子剛起來，放点糧，就說你忘了本，走回头路。不但糧不能放，还开会一勁批評。这二年屯子里的老乡見着我，也都好象相远了似的，不象先前那样亲热了。他想到这，就听鐵鑼敲的当当当响；不用問，是要开会了。人們三三倆倆走过来，李鳳南想躲也来不及了。他剛剛走到会場窗根底下，就听见李鳳芝在屋里亮大嗓門說：“我不知道別人，我家的糧足够吃。大家不信到我家看看去，現在还有一石多小米呢！”李鳳南冷丁的一惊，又側耳細听，李鳳芝接着說：“統購統銷不但好，还好的很呢。受災地区和不种地的人，都能按合理价格吃着粮食。要不是共产党，那个国家能办得到！”

李鳳芝越不住嘴的說好，李鳳南听起来越煩。他本想就这个机会撒点謊，說他家糧食不够吃，偏偏有李鳳芝給他揭了底。怎办？回家不行。过了这个村，再沒这个店了。他一咬牙，进屋了。一迈进会場，看見滿滿登登一屋子人都抬臉看他。他覺着怪不得勁的。又見乡党委楊書記，对他笑着点点头，意思是讓他坐下。王貴隊長說，李鳳南二舅你說說吧。李鳳南還沒有張口，人們眼睛都盯住了他。他一挽胳膊，腦袋晃了兩晃，拉長了声音說。“我說的对与不对，不是都行嗎？”“行！有什么說什么。”楊書記說：“要我看，統購統銷好倒是好，就是糧食不够吃！”李鳳南象有理似的眼睛盯着大伙，又反問了一句：“大家來說吧，吃糧不足，咋干活？”沒等他說完，于大个子，忽地一下子站起来了，剛說出，“不不”兩個字，旁边有人扯了他一把：“你忙啥。有意見，等人

家說完你再說嘛。”李鳳南張着大嘴，呆呆的不吱声了。这时，不知誰插了一句：“李鳳南二叔的意見還沒說完，有人要发言，一会儿再說吧。”会場又靜下来。“我看合作化沒优越性，我那地和沒入社以前比，一點也沒有多打糧！”“糧食不够吃，這是個大問題，大伙可得好好討論討論。”王貴隊長說完這句話，李鳳南又接着說：“一個人五百三十斤，保證不够吃。”“你說多少够吃？”于大个子問了一句。“六百斤嗎？差不多。”他的話剛說完，就見好些人搶着要发言。于大个子实在憋不住了，跳起來，指着李鳳南：“我問問你，你說誰家糧不够吃！”于大个子嘴都氣哆嗦了，剛要往下說，李鳳芝接過來了，先笑了一下：“主席我提議，咱們一個一個問題討論；我先問我二哥，你老說咱家糧不够吃，是真的嗎？要証明咱哥倆誰說的對，我看大伙都到我們家看看去。”“對，都看看去！”拥护李鳳芝的聲音使得李鳳南有點胆怯了。不過他不愿在这样多的人眼前丟臉，硬挺着脖子說：“要不叫你几媳妇，咱家糧够吃嘛。剩飯根，都用笊籬澄清吃了。這不叫缺糧是什么？”“沒看着誰家，把飯扔大道上。吃糧不該節約嗎？”于大个子氣憤的插了一句。李鳳南一聽，有点理亏，忙把話拉回來：“我是替大家說話呀！”“代替大家，誰選你當代表！”于大个子又插了一句，會場上騷動起來了，還有人嘖嘖嘴。“到秋後，去掉馬租子，再去點別的糧，我就沒糧了。沒辦法，借你一石糧。幾個月的工夫，到秋，就得還你一石五。一到打糧時，我心都突突了。要不叫入社，我能緩過這口氣。你說，這不叫剝削叫什麼？合作化以後，咱全屯比以前多打了多少

糧。你怎不看看大伙？”于大个子說的嘴都直冒白沫子。

“要我看你这純粹是正牌的資本主义思想，一点不掺假。”滿屋的人都帮着于大个子用勁。李鳳南搭拉着腦袋，臉紅一陣白一陣。于大个子平靜一些了：“你这叫好了瘡疤忘了疼。这种思想要不挖掉，坑了別人也害了自己。睡不着覺拍拍良心你好好想想吧！共产党哪点对不起咱农民。我去年和我老婆、孩子，掙了三千多分，十分工是一元八角四。你說說，这不叫优越性叫什么！”問的李鳳南張口結舌答不上話，只覺得后腦袋昏沉沉的，耳朵也發燒。这时李鳳芝又站起来，眼睛盯着李鳳南：“二哥，我問你一句話，我在永昌福住地方那年月，咱家有多难，过年时，表姐夫掏出一元錢买了四斤肉，十好几口人頂啥用！过年家還沒有米吃。你想想吧！”王貴隊長接过說：“你这是对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都不滿。”这工夫有的人插嘴說：“耽誤发财么，能可心么？”人們哄一陣笑了。王組長說：“你天天老抱着自己的小算盤打，就是沒給国家和人民算一下。”最后楊書記說：“今天，大家有啥說啥，弄清了大是大非，这很好。問題辯論清楚了，咱們的眼睛就更亮了，咱們中国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共产党領導咱們，建設社会主义是一件大任务，也是件难事。但咱們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必須想办法克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夜靜了，社員們兴奋地走出会場。

李鳳南站在門外，手摃着腫了的腮帮子，他那兩個滴泪的眼睛，象破皮的葡萄一样，帶睜不睜的，还一勁用袖头子擦抹。冷眼一看，以为他剛哭过，其实他是风泪眼。他

在門口站一会，看見家里那兩口猪直拱圈門子。就氣昂昂說：“殺肉吃的貨，吃飽了又閑圈！”他一邊嘟囔一邊走，走進房中探着脖子，向西屋看看，瞪了一眼。李鳳芝正在西屋編



蓆子，一挑眼皮見着二哥瞪他，就裝着沒看見也沒吱声，还是低头編他的蓆子。李鳳芝的儿媳妇秀芬知道二大爷公公的脾气，就把四岁的小生抱在怀里，到东屋指着小生說：“快叫二爷看看有鼻涕沒有？”李鳳南把臉一扭說：“我不看，不招人稀罕。”这时候，李鳳芝走进东屋来，对着李鳳南：“二哥，你牙疼上卫生所打一針吧！”李鳳南撇着嘴說：“一点毛病打啥針。”說完了，自己一想，兄弟和侄媳妇都上赶着來說話，別不識抬举。心里核計一陣，瞅了兄弟一眼，說：“我又沒儿子，都为誰？你想想，你和大个子批評我對勁嗎？今后我还怎么出門？全屯人都把我当什么人看！粮够吃，合作化好，我也承認了。怨我說話沒考慮周到。”李鳳芝笑了。故意逗他說：“我看批評的还是輕呢！”李鳳南听完用力吐一口說：“你亂扣帽子，再重你就拿刀杀了吧！啥叫資本主义思想？沒錢办不了事。人留后世防备老，草留根子防来春。”李鳳芝听他这话，想一想說：“二哥呀，你放心，有你兄弟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和你侄不能作沒良心的事。侄和儿子不是一样么？”李鳳芝說完，李鳳南的心冷丁酸了，他想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来。他長出一口气，打一个咳声，泪糊着兩眼睛啥也看不清了。侄媳妇徐秀芬送給他一袋烟。他叭噠叭噠抽兩口，用老啞的声音指着徐秀芬說：“你們算赶上好时候了，”說完抹一下眼睛，想起从前領着老婆孩子上江北給地主打大活。那知道，天下老鴉一般黑。結果老婆叫地主霸去了，还帶去个三岁小丫头。想到这，他叫着侄媳妇的名“秀芬，二大爷要提起从前吃的那些苦，一天一宿也說不完。”旁边李鳳芝問：“你知道从前穷人苦，你就

不應該走那條路。”李鳳南不吱聲了。李鳳芝又接着說：“共產黨領導大家都奔社會主義，誰也不剝削誰，那該多好。現在你還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打戀戀。你要站不穩立場，就會上當。”

他聽一陣想一陣，又呴噏呴噏嘴，象是品出點滋味了。他抬头向外瞅了瞅，球場上，一幫青年正在賽球。南甸子有一條賽如城牆似的大河堤，一直通到六隊水庫養魚池。他想：要不是高級社，這趟河堤能挖成嗎？庄稼能長的這樣好嗎？他暗暗点点头。這時，一幫婦女們挎着條筐，唧唧呱呱的去扒苞米。他心里話，合作社是好，男女都有活做。

說實的，李鳳南早也知道高級社的優越性，不過他沒往這上注意。以前他就有兩面思想：看到合作社的好處，樂的就唱上一陣子；一考慮個人走資本主義道路行不通，就又愁上一陣子。經過一場辯論，他越想合作社的好處越多。想完，他的心里覺着刷一下子輕松了。

李鳳南在地下轉游了兩圈，便上了炕解下褲腰帶上的鑰匙，打开心爱的小櫃，把他的家底晾出來，紙包紙裹的大皮袄、狐狸皮帽子、棉皮鞋。他怕生虫子，擱了不少六六粉。紙包一打开，白花花的，一摸一股白烟。他傻呆呆的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不知是股啥滋味。从打買來，他也沒正經穿過幾天，穿上就覺得象不會走道似的。穿出門走一趟，回來馬上就脫下來用手連摸帶拍打。在舊社會扛大活穿破鞋把腳磨壞了，現在走道還一拐一拐的。現在淨穿海綿底鞋，擱早先行嗎？這些好東西做夢也夢不到呀！想到這，不由鼻子一酸，淌下眼淚來。他從慢竿上扯下手巾狠狠的抹了一把臉，

自己問自己：李鳳南你有良心嗎？你对得起党嗎？他又对着毛主席象說：毛主席呀！我对不起你老人家呀！

李鳳南收拾起来皮袄、棉鞋，心里打定了主意：这些玩艺能穿的穿，不能穿的，卖了入社投資。

今晚开会，我非到会場檢討檢討不可。主意拿定，覺得心也松快了，眼睛也清亮了，牙也不疼了，用手摸摸臉，有点木脹脹的。他瞅瞅西屋，忽一下子紅了臉，自个要分家的主意多亏沒对外人說，要叫兄弟和侄、侄媳妇知道多不好。

这天下晚，李鳳南来到会場，看見滿滿一屋子人。他跨脚看看，沒有外来的干部，都是本屯子老乡。他又慚愧，又懊悔。人們一見他，又都把眼睛盯上他了。李鳳南的臉忽一下子熱了、紅了，心里想，愛咋看咋看吧！反正我是来丢掉坏思想了。李鳳南一鼓勁說話了：“乡亲們，我——我不撒謊。我在家都哭了，我这成了啥人？我日子过好了，还說糧不够吃，合作化不好，这不是吃饱了飯撐的嗎？我不該想走富农道路，这明明是扔了花簍不認識要飯的。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老乡們，今后看我干活作事吧！光嘴說不算……”人們看着他都笑了。

跃进的头一步

兴隆山群众經過一場大辯論之后，結合學習和討論“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又展开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們眼睛就更亮了。知道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啥样，也知道了1962年的农业生产的各項指标是多少。处处都可以听见这样的議論：日子越过越美啊！以后，种地都是机械化，拖拉机、康拜因、大汽車，样样齐全。这边割，那边出粮食；处处肥猪滿圈，鷄鴨成群，人們住着白牆紅瓦的新房子，电灯、无线電、座鐘挂表、縫衣裳机器，家家都有。屋前头种花草，屋后头栽果树；山是花果山，池是养魚池。……

从这以后，兴隆山就掀起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生产高潮。往年的冬天，到这时候是冬閑了，可今年却不一样，大搞起积肥和兴修水利来了。

工农友誼社提出的口号是：苦战一年过黄河，大战二載跨長江。阳历年底那几天，北风卷着烟雪，一口吐沫掉在地下就成冰。可是，社員們却在严寒中和大自然搏斗。一間乡、金錢乡、龙泉乡的社員在伊通河东岸加固大壩，修河堤，准备堵水开水田，大搞农业的基本建設。其他的乡，大家都顶着大雪往地里送粪。人們一边干着一边嚷：“干嘛！猛点干嘛！叫社会主义早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早到来！”

腊月二十三了，大伙还不住工。有人互相鬧着玩說：“二哥，你今天得住工啊，你家灶王爷出远門，你得張罗張罗送

送。”那人說：“哼，合作化那年就叫我打发回去啦。这一輩子他是不能到我家來啦！”

二十八的晚上，乡里、社里接到了不少大字报，都是一个意思：跃进再跃进！过年也不歇着，爭取全部土地滿糞化！

各社問乡党委：“咱们春节不歇工行不行？”乡里不能决定，打电话請示区委。区委回了電話：“滿足群众的要求，打破常規过春节！不过，也要适当注意休息。”

新的生产高潮又掀起来了。腊月二十九沒住工，三十头晌还干，下晌一部分人住了工，办办年貨。三十晚上后半夜鞭炮声猛然响起来了，按老习惯，这是“接神”的时候到啦，可是沒見一家接神的。人們吃完了餃子，又都揣着鍋头干开了。各村的車馬也套出来啦，一队队的爬犁象擰成繩似的从糞場上往地里送糞。小孩們提的小玻璃灯都挂在爬犁上了。遍地的人影、紅灯，鍋声、馬嘶声、爬犁滑雪声、拜年問安声交織在一起。这年过的真是有意思极了。

大年初一，人們正在兴奋地劳动着，周市長亲自領着市里各部門的干部帮助修排水溝来了。接着，汽車厂饒厂長也率領着三千多工人弟兄来到一間乡。人們的欢迎掌声還沒止住，铁路三百多工人組成的义务劳动队也赶来了。市里来的劳动大军，再加上农民七、八千人，声勢之大，真是从来没有过。首長和工人弟兄們支援，更激起了全乡社員們的劳动热情，干的更欢了。

工农友誼社第三生产队有个社員叫閻玉林，二十多岁，是个青年团员。这天正是他娶媳妇的日子。早晨大伙上工，見他正在院子里拿着把扫帚扫着。

他今天穿的分外整齐，上身穿着对襟的青斜紋布新棉襖，下身穿着藍燈心絨褲，皮鞋擦的通亮，头上狐皮帽子也戴得端端正正，不象干活时那样虎虎实实的，一热了就把帽耳朵朝上卷着，一走一忽愣的。大伙逗了他一句：“恭喜你呀！”他臉刷的一下紅了，張开嘴只是笑，說：“別鬧！”隨后又說：“等会来吃糖啊！”大伙說：“准到。”

十点多鐘，大伙正往地里送糞，远远地看見四、五个妇女，都穿得新鮮鮮的，往村中走來。村里一群小孩。飞似的往老王家院里跑。一边跑，一边嚷：“新媳妇來啦，新媳妇來啦！”大伙站住脚，想看看新媳妇啥样。那群妇女走近时，四个妇女中倒有三个年輕的，也都穿的一色新，分不清哪个是新娘子。有个人小声說：“穿紫紅燈心絨褲的那个就是。”

新娘子挺漂亮；挺健康；臉上薄薄地擦了点粉，長長的兩条大辮，辮梢上紮着紅綾；上身穿一件小花的棉襖、圍條紅色头巾、嘴角上挂着一絲笑意，可臉还是繃着。見這些人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只把眼睛朝前看。

新娘子走过去了，送糞人中有个好說話的哎声了：“新娘子長的倒挺好，可不知道劳动怎么样？”另一个人頂他道：“哼，管保比你那口子强。你那口子只会領孩子在炕上圍火盆燒燒地豆吃。別的会什么？”那人說：“你沒看見她領孩子出来拉爬犁嗎？尽瞪眼說謠話！”这兩人一边頂嘴逗乐子，一边拉爬犁走了。

晚上大伙連夜往地里送糞。一色的人拉爬犁。只听雪地里吱吱的爬犁声，雪光映着一堆堆的人影，来来去去，再加上滿天星星，密密繁繁，雪光下看那爬犁，由糞場到地里，

一个连着一个，串成串、连成行，简直象条龙。忽然，张大个子——全村有名的炮筒子，嚷起来了：



“哎，哎，怎么你們倆也來了？大伙看哪，玉林把新娘媳妇領到糞場子上來啦！”他的話還沒落音，玉林和新媳妇拉着滿滿一爬犁糞走了過來。玉林又是虎虎實實的勁兒，棉衣敞着懷，光腦門子上直冒熱氣；狐皮帽子在新媳妇頭上戴着。新媳妇的一身新衣也換成舊的了，小打扮，顯得輕巧利落。大伙問：“怎麼你們倆也來了？”玉林說：“我們怎麼不來？”旁邊又一個人說：“今天是你們的洞房花燭夜嘛！”新媳妇在旁說：“怎麼你們的思想還那麼旧。”嘴里說着，爬犁就拉过去了。老丁頭說：“看看，這才叫好樣的呢！要不怎麼說社會主義來的快呢！”

六隊有個叫林長忠的社員，雙目失明，大伙熱火朝天的干活，他在屋裡也穩不住神了，找了條繩子挂着個棍，摸摸索索就出來了。到了糞場上非要拉爬犁送糞不可。大伙說：“不行，你怎麼能拉爬犁？快回屋去吧！”林長忠說：“咋沒法拉？往人拉一個爬犁，倆人在兩邊，繩子放長點，把我夾當間，我摸着你們的繩子不一样拉？”大伙勸了他半天，讓他回去，他不但不回去，還質問大家：“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不是人人有責嗎，为啥非讓我回去？我眼睛看不着，我還不能出力氣？”有人問他：“你能在看着路嗎？”他指着自己心口說：“我雖然眼睛看不着，可我這里能看着哇！”

興隆山就這樣邁開了躍進的第一步。短短的十來天中，興隆山不說修了多少堤，挖了多少土，單是送到地里的糞，就比去年春耕以前全部送出去的糞，多兩倍。

指 路 灯

工农友誼社十三生产队，有些粪上不到地里去，正在犯愁。劳力少，虽然每天晚上顶着月亮打夜工，但庄稼活是个迎节气的事，时间拖长了就要耽誤啦。

这天，大伙正在东嶺上割谷子，忽听头顶上飞机响，大伙仰头看时，只見飞机撒下不少傳單。小年青的扔下鋤头，地也顧不得割了，就去搶。正在这时，乡邮員手拿着報紙，滿头是汗，嚷着跑上坡来：“快看，快看，总路綫公布啦，总路綫公布啦！”大伙忽地一下子圍上来，爭搶着看報紙。報紙上印着特大的紅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別嚷嚷，別嚷嚷，叫下放干部給咱們念吧！”下放干部老程接过報紙，大声的讀起来。老胡头一边听一边点头說：“什么是总路綫？总路綫就是指路灯；大跃进是什么？大跃进就象兩個翅膀。常言說的好：人往高处走，雀往亮处飞。这一回我們就更有奔头啦！这里头有办法，有主意。先干啥，后干啥。哪个为重，哪个为輕，說的多清楚哇！哎，哎——！”

“可是啥叫‘力爭上游’啊？”有人問了一声。

胡老头說：“力爭上游还不懂，就象鳧水一样，你得鼓把勁往上水头上鳧，不能一点不用勁，甘心在下水呆着。”

“对呀，对呀！这話对呀！”不少人說着就往前凑。老

程又一字一字的念起来，人們顧不得晒，顧不得干活了，專心的听着，討論着，解釋着。

这时，整个兴隆山全都卷入学习总路線的热潮中了。有綫广播广播着，学校的宣傳队下到地里宣傳，所有的乡社干部全都深入到各生产队中去。大地里一簇簇一簇簇的人在討論着，一張張報紙，一張張傳單在人們手中互相傳看。

根据新精神，社里重新修訂了增产措施、制訂各項事业的发展規劃。这天第十三生产队吃完午飯，大伙就开会研究：組織工具改革会，把曲木匠和几个老庄稼人組織到一起，專門研究些新农具，想办法把粪追到地里。

晚飯后，月亮剛剛出来，大伙挎着筐又都出动了。一些妇女和赶車的老板子也都跟着下了地。到地头，生产組長招呼一声，大伙就齐奔粪堆去了，連手揷帶鐵撮，一人一筐，說說唱唱，就干起来了。一个人一条壟，順着壟溝走，弯着腰，把粪一把一把的往小苗上撒，只听粪土打谷叶子声唰啦啦，唰啦啦。东也是这声、西也是这声，簡直就象一片急雨。大伙干着干着，忽听大道北边地里也有人声，仔細听听，原来是六队的人也在月夜追肥。生产組長張福生說：

“看这架式，都要爭上游啦，誰也不愿在下水头呆着啦！”

大伙正勞着，忽見六队地里一匹馬拉着个黑忽忽的玩艺，一个人赶着：哦哦，駕駕的順着壟溝来回跑。大伙不知是什么玩艺，有几个年青人急忙跑过去看。原来是个追肥車子，一个馬拉着，一趟就追三个壟，比人快，比人还省勁。大伙問那赶牲口的人：“你們怎么想出这个絕招儿来？这可真太好啦！”六队赶牲口那个人和大伙都很熟，他說：“嘿，

你沒看总路綫嗎？鼓干勁，爭上游嘛！”

胡老头說：“哎，那叫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你也得鼓干勁、爭上游哇。要不然，你那个命也革不好！” 赶追肥車子的人趕着牲口走了。大伙一边往回走，一边說：“看看人家，一趟就追三塊。哪象咱們，狠干多半宿，累个够嗆也不出活。”

老胡頭又說：“看來咱們是下梢啦。”

別人說：“六队能制追肥車，咱就能制。咱們給他來個后攤！”

生產組長張福生問曲木匠：“你看咱們能不能做？”

老曲木匠慢聲慢語的說：“行啊！試試看吧！”

張福生說：“哎，行就行吧，別試試看啦！你就回去弄吧，那玩藝就是好使；咱們要是有那麼三個兩個的，就能騰出不少人干別的！” 曲木匠心想：“這話對呀，這就是總路綫的好處嗎！”

曲木匠回來連夜做追肥車子，沒有木料他就把自己的木板用上。一千干了个通宵，連眼睛都沒閉，追肥車做出来了。

第二天，十三隊也套出了追肥車！

一个追肥車子就頂十個人，十三隊追肥的任務進行的很好。可是一個新問題又來了！原計劃追肥的肥料因為人手少，怕用不了那些，可現在又不夠了。隊長呂貴急的亂轉，那點炕洞土是滿足不了當前的需要了。

這時，鄉里社里已經根據上級的指示和總路綫的精神，重新布置了工作，郊区区委也組織不少人去參觀改良農具、

肥料厂、社办工业。兴隆山各个社都成立了肥料厂，各个队都自己做化学肥料，颗粒肥料。十三队用兩口破鍋，一些牛骨头、石灰、牛尿、大糞干子，再加点硝酸铵、草炭土什么的，制出了新化肥。一天能出好几水桶。这时，社开办的大型颗粒肥料厂也出产品了，一天給十三队兩三大車。这玩艺黑黑的、油汪汪的，不用說往地里上，就是看着也有力气。

肥上的足，十三队的庄稼長的就是壯。大伙都說：“要是不順着党提出的路走，庄稼能上这些肥料嗎？”

沒有出去六月，兴隆山單是大小肥料厂就建立了一百多个，各个社都有了工具改革研究組，全兴隆山一个星期的时期，就把所有的笨犁全部軛辘化了。过去一副笨犁一天只能跑一垧半地，現在一天跑一垧七，还輕輕巧巧的。

这时兴隆山的文化革命也掀起来了，十三队的副隊長高鳳閣，每天都到社办的业余学校去听课，高鳳閣在旧社会要过饭，也給人家放过猪、放牛、放馬，一个大字不識。可是現在他已經上业余学校了。他說：“沒成想我这辈子也当上学生了。”

老胡头又說了：“有了总路綫，面前的路就亮了。比方說，庄稼沒粪不能打粮食；要沒有兩個‘并舉’，合作社哪能知道自己办肥料厂？沒有技术革命給咱引道儿，你能知道去搞追肥車？沒有文化革命，高鳳閣那样的能上学？还是我那句話，大跃进是翅膀，总路綫是引路的灯！”

抗旱保丰收

阴历七月，已经是二十多天没有下雨了！

区委楊書記帶着大批干部来到了兴隆山，他告訴乡党委
楊書記：組織群众立即进行抗旱斗争！

这天，工农友誼社十三队的社員剛吃完晌飯，忽然有緣
广播中的音乐停止了，从里面傳出：“各队的生产隊長和党
員干部馬上到乡里来开会，研究抗旱！”

呂貴正巧也在那里，他对人們說：“等会誰看見魯組長
說一声，我和高隊長去开会了，叫他各地走走，看看旱的怎
么样！”說完，他磨身出了屋。

开会人来的很多了。乡長兼党委書記老楊亲自掌握会
場。他說：“各社、队馬上把全村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先
对地的旱象来一次普查，然后划划类，分出缓急，进行抗
旱，要打破靠天吃饭的思想，不下雨也要确保丰收……”

晚上，呂貴从乡里开完了会，回到队部，只听见苞米地
里傳来了声音：“水！水！”王大昌答应着：“来了，来了！”呂
貴剛想甩开步擡上去，听见身后又有人过来了，扁担“嘎吱，
嘎吱”一个劲的响。回头一看，走來的是个年青妇女。只见
这人一只手压在扁担上，另一只手甩的飞快，腰板拔的溜直，
脚下帶着小跑。这是孙老四的媳妇，三个孩子的媽媽了。从
春天起，她就沒有耽誤过下地，不管是干什么，哪用哪到。踏

实、激辣，对人也和气。每到歇气时，她总是顾不上歇着，跑回家去奶孩子。有时老婆婆把孩子给她送到地里，她总是说：“媽，看把你晒的，我回去不也一样！”

呂貴對她說：“你少挑点吧！”

她把呂貴望了一眼，說：“行，这点不要紧！”說着几步就赶到前头去了。

呂貴走了不远，蹲下来摸了几条壠，看看澆的怎么样。这些壠，有的澆的好，有的澆的断断續續的。他正摸着，忽見前面壠有个人，端着一盆水，腰也不哈，一下就全澆在壠台上了。呂貴仔細瞅了瞅，是丁福堂。这时，旁边一个人悶声悶气的說：“你怎么这么澆呢？挑一桶水不容易呀！”這是陳殿生的声音。

丁福堂說：“反正是这么回事了，上面叫澆就澆唄！”

“那哪行呢？要澆就得象个样。这也是为咱们好。”

“哎，饑兄弟，要澆完这些地不得哪辈子呢，我种了四十多年地了，用人澆地我还头一回。”

呂貴听着，想走过去，可是他又一想：“是我們的动员工作作的不好，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搞通，这怪我們哪！”

月亮漸漸的往西落下去了。高鳳閣来找呂貴：“老呂，几口井都挑干了，怎么办？”

“都挑干了？”

“只东头一眼井还有水。”

呂貴說：“收工吧。那眼井留着明天吃水哩。”

“收工囉！”高鳳閣喊着向远处走去。笑声又在月夜地里飘起来。人們議論着澆地的情况。有人指着西边天上的星

星說：“看，那兩個是水星，一個大的一個小的，大的、亮的在上邊，小的、不亮的在下邊，那是大的給小的倒水哩。快啦，過兩、三天准有雨……”說話的是丁福堂。呂貴心里話：“哼，還在盼老天爺哩！”

也有人在說：“今晚要是井里有水，还能燒點。可惜井里沒水了。”

人們漸漸的都散去了。

生產隊辦公室里，呂貴、高鳳閣，還有兩個組長張福生和魯三子圍着個小油燈在開會。桌上鋪着生產隊的地圖。他們聚精會神的在地圖上標着打井的符號。圖上已經被藍色鉛筆標得密密麻麻的了，這是一個用井構成的水利網。門忽然开了，從門外走進一個人來，這人四十五、六歲，剃着光頭，腦門已經禿了，背上背着一頂“晴天樂”的草帽，穿一件已經發了白的干部服，敞着懷，露出瘦瘦的紅銅色的胸膛，褲腿挽得高高的，赤着一双腳，腿上滿沾着黃泥，看樣子是在什么地方剛打完井。這是社的第三副主任，這一片的黨分支書記。

呂貴問他：“這麼晚了，來干什么？”

王福生嘿嘿的笑起來：“你們今天干的怎么样？”

呂貴談了談情況。

王福生說：“你們負責各項工作的人，都有明確分工嗎？”

呂貴說：“還不大明確。”

“動員會開的怎么样？”

“哪有時間呢？只在地頭說了說。”

“那怎么能行。事情要跟群眾說通了才行哩。不要把這事看簡單了。楊書記沒有說嗎，這鬥爭不但是人對自然的斗

爭，也是新旧思想的斗争哩。还有整个抗旱的計劃、水源、劳力、宣傳、供应，什么也不能馬虎。来，咱们一块研究！”他把腿上的黃泥往下搓了搓就上炕了。

这五个人圍着小灯，又全神貫注的研究起来……

东方发白了，生产队办公室門前的鋼軌响起来了。男男女女，挑着水桶的，拿着臉盆的，扛着鋤头、铁鍬的，都来



了。办公室门前的另一个角落，生产队长、小组长、记账员们在开碰头会，分配工作，分配人力。

澆地的，已经由妇女生产队长领着走了。

打井的，高凤阁领走了。

种秋菜的，鲁组长领走了。

继续田间管理的，张福生领走了……

吕贵来到了苞米地头，他看见一群人，在指手划脚的谈论着什么。丁福堂蹲在墙台上边用手挖着浇过的土地，见吕贵走过来说：“你看，渗下去四指来深了，浇还真顶用哩！”他用手一碰苞米穗子，滴滴答答掉下来不少露水珠，有几颗正掉在他的手背上，陈殿生嚷嚷起来：“嗬，还有露水哪！”

王喜昌说：“要不然上级怎么能号召咱们用人浇哩。不信你再看看那没浇过的地方，管保没有露水。”

陈殿生跑过去看，没浇过的苞米穗子上真的没有露水。

张福生在地里碰见吕贵，便说：“我看单靠井水要够噜，咱们把南大泡子的水用上不行吗？”

“路远一点！”

“不要紧，咱们用车拉呀！”

“用什么装水？”吕贵说。

“用櫃吧，给櫃打个夹子，拴在车上，一櫃能装二三十桶水……我家里的櫃可以拿出来！”

“这你得和大嫂研究！”吕贵笑了起来。

张福生说：“没什么说的，只要能用得上，咱们马上就

拿。”

呂貴說：“可是，用完了怎么办呢！一裝水，櫃不就完了嗎？我看做價賣給隊里吧！”

張福生說：“這事先不用想吧。只要把抗旱任務完成就行啦！”說着轉身走了。

不大一會，張福生和車老板子趕着一輛水車來了。這水車遠遠看去，上面的紅漆閃閃發亮。張福生光着腳丫子，褲腿挽得高高的，扶着櫃站在車后梢上，櫃里的水濺出來，濺了他一臉。呂貴跑過來跟他說：“誰是龍王爺？這回我們真成了龍王爺了。能搬水啦！”

晌午休息時，全村老老小小都到村東頭的樹蔭下來開會。王福生主持這個會，他說：“咱們這兩天辛苦啦。白天忙割踰，晚上還得抗旱澆水。說起這抗旱，其實也不新鮮。過去旱年頭也有過，怎麼辦呢？到小廟里把龍王爺抬出來，大伙都跪着，光腳丫子，頭上戴個柳條圈求雨。可是，該沒雨還是沒雨。如今，人們不迷信了。

“廣播說，十天以內無雨。這回咱們靠誰呢？靠自己！靠雙手把旱象解除。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就什麼都不怕。大家擰成一根繩，天不下雨，也能丰收。”

他揮着手臂，聲音越說越大。小孩們都不鬧了，眼巴巴的望着他。

他說：“來吧！咱們男女老少齊動員，再苦戰幾天，咱們一定能打勝這一仗！”

會場上多少人點着頭，有的在小聲說：“還是咱們的老支書啊。說的多透彻。”

散会了，陈殿生和他老婆嘀咕了半天，来到呂貴面前，說：“呂貴，我家有个大木头澡盆，鐵底的，我拿出来抗水行不行？”

呂貴忍住笑，說：“你能做得了主啊？”

陳殿生說：“这是什么話。我也当半个家哩！”

下午上工，澆地的人增多了。陈殿生老婆头上紮个灰手巾，端着臉盆澆地。王喜昌老婆領着孩子也都来澆地了，她那七岁的小子也拿着个小茶壺在媽媽的后面澆起地来。七十多岁的丁老太太也滿面春风的端着个小瓢澆起地来，老太太說：

“我当媳妇的时候，有一年把井都旱干了，就剩咱們門前的鄰眼井有水，連薛家窩堡的人都上这挑水来。人們吃糠窩窩，吃的拉不下屎来，吃寬菜吃的臉都腫啦，能吃上豆餅的都是好人家。那时的人哪象現在心这么齐，說干就干……現在有共产党領着喲……。”

在打井队的这边，情緒更是热烈。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組，一个小組一眼井，总共是六个打井小組。楊福祥小組打了个寬長各兩丈的四方井口，三个人一齐在井底下往上揚土还都甩得开。高鳳閣問他：“怎么井口这么大？”他們說：“这一眼井要管三块地的水，不大点还行？水要是真出的多了，咱們給他可罐溝灌哪！”陈殿文小組的井也打的不錯，是个圓的。陈殿文是陈殿生的弟弟，好唱好玩，是社的文工团员。他這一組三个人都是年青小伙。三个人在井底下弄了一身汗，一身泥，嘴还不閑着：一个唱，一个笑，另一个用嘴給打着家伙点。

高鳳閣在旁边一眼井里也跟着唱起来。东西兩眼井一句

递一句。

忽然，妇女打井組招呼高鳳閣：“給这几眼井起个名吧！”高鳳閣跑过去說：“起名？行。姑娘們打的那眼叫‘秀女井’。行不行？”

几个姑娘不愿意了。三、四張嘴一齐开：“什么秀女？誰是秀女？”

高鳳閣赶紧跑，嘴里說着：“这群丫头簡直不得了！”

姑娘們向他喊：“咱們这叫‘跃进井’，聽見沒有？回去給我們記——在一圖——上——！”

天繼續干旱着。

这天，呂貴去社里开会回来，帶給大家一个好消息：市里有十五万人下乡来支援抗旱斗争。咱們这乡要来五千多学生和干部。咱这队来二百多人！全村象开鍋了似的，都說這太好啦，这可真叫大协作呀！

这天晚上，支援抗旱的学生和干部們到了。他們打着紅旗，自己背着小背包，挑着水桶，歌声一起接一起。十三生產隊从来就沒有这么热闹过，全村老少晚饭都顧不得吃，跑出来欢迎。大伙一見面，就拉着手亲热起来。王喜昌拉着个帶眼鏡的学生說：“你們辛苦啦！快歇歇！”陳殿生跑过去說：“你們來了不用說干哪，就是站一站，我們都高兴啊。都覺着渾身是勁啊。”妇女們出来專找女学生，看見个女的，她們就圍上搶背包。丁大媽拉住兩個女学生說：“走，走，到我家去，我把洗臉水都燒好了。”

夜間，在黑得伸手不見掌的田野里，到处是人在呼喊：

“好好澆，不要斷綫啊，同志們！”

“为了农业丰产，同志們，加油！”

“唱个歌吧，姑娘們！”

“水！水！”

水桶碰盆的叮噹声、扁担的嘎嘎吱吱声、人們粗粗的喘气声、脚步声，汇成一支热烈的跃进曲。

在打井的山崗上，远远就看見一簇簇的灯火，就象星星一般。全兴隆山都在夜战中。

夜，不平凡的夜，多少人把汗和着水灌进了干旱的土地。为着丰收，为着社会主义的建設，人們向自然、也向旧的思想展开斗争。

一天天过去了。記賬員每天公布澆地的數字：五垧，十五垧，三十垧，五十垧，七十垧……

田里的庄稼又精神了，退叶的也不退了，叶子黃的变綠了。人們望着丰收有望的庄稼，說：“不是咱們的党見識远哪，今年的庄稼就得扔了。”王喜昌說：“要不怎么說走‘集体’好呢！沒有共产党，能有这些人帮我們澆地么？”

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么毒，四十天了，还没有下雨。这是三十年来从沒有过的大旱年。可是地里的庄稼長的还是那么旺，那么茂盛！据乡里落实的統計數字，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了四百二十六万斤粮，四百二十六万斤就是一万多石。正象民歌那样：

五八年，真正强，
总路綫，放光芒，
不靠天，只靠党，
战胜干旱，增产万石粮！

除“四害”

一九五八年三月，各高級社之間的紅旗競賽在多長的主持下評比完了！朝阳四社落后了！会后多党委向朝阳一社打电话，找多人委的包片干部老田。党委胡書記在電話里說：“老田，朝阳一社的工作可以放一放，你最近要集中力量抓朝阳四社的工作，要結合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把生产、卫生都跟上去！”

当晚，天剛黑，老田背着小行李卷，匆匆忙忙地进了高家窩堡屯朝阳四社的办公室。

老田，二十五、六岁，共产党员，是一个土生土長的多干部。

夜里，朝阳四社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来到了社办公室，汇报和研究工作。会上，老田說：“誰不願過幸福的生活？誰不愿意把生产搞的更好？都是一样的庄稼人，又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可是为什么落在別人的后边？地里要粪，粪送不上去；政府号召搞卫生，卫生也搞的不好。

“同志們，看看咱們屯里屯外那些垃圾，看看咱們房前房后那些粪便，不能再拖了，必須馬上行动起来！叫这臭山溝也翻翻身，也香一香，爭取在下一次評个好成績，讓紅旗也到我們这里来一来！”

会开到十一点多鐘，干部都震动了。散会后，干部們在

往回走的路上还在談論着明天怎样分配劳动力，怎样清除垃圾和收拾村內外。

第二天一清早，星星还有点余輝的时候，从第二生产队的屯子里就响起了催人上工的鐘声，影影綽綽的可以看見敲鐘的是兩個人，一个是韓主任，一个是老田！

全村人民都緊張的投入到以积肥送糞为中心的愛國卫生运动中来了。老田和社主任各自領着一个檢查組輪番到各队督促檢查。

老田領着的小組來到二队西头老許家。进院一看，什么也沒动，猪圈沒有起，猪糞都滿了。老田在院子里喊：“老許呀，我們帮你收拾收拾吧！”說着揚起鋤來就干活，屋里面老許头子象被烫伤了似的，一下子从屋里跳出来喊：“喲喲，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剛才有点事，要不然我早就收拾啦！”

半个月的时间，朝阳四社进行了五次大突击，全村清除了一千六百多吨垃圾。这些垃圾都拉到地里做了糞肥。不仅如此，各家室內也都彻底的进行了大扫除。几十年的房梁土扫下来了，箱櫃后面的蜘蛛網也扫掉了。

紧接着，朝阳四社的各个屯子都拉出了街道綫，寬寬的馬路修起来了，整齐的排水溝挖出来了。为了不影响生产，大伙在夜間把馬提灯点起，大吊灯挂在树上，街上一片灯火通明。一宿，街道就修了出来。朝阳四社变了样啦，不但全村煥然一新，就是送出的糞肥数也在各社之中占了上游。四月初，乡党委第二次評比时，红旗被他們爭了过来。

随着全長春市掀起的除四害講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朝阳四社的卫生工作也搞得越来越深入、全面了。由小学生和

妇女們組成的捕鼠隊，成天的在各處尋找鼠洞，堵洞、投藥。有一天婦女主任來找老田說：“老田，二隊老張太太的屋子里不讓下藥！”

老田問：“為什麼？”

“她說屋子里什麼都有，下藥怕藥死別的。”

“是怕藥死黃鼠狼子吧？”

“看樣子象！”

“走，咱們一齊看看去。”老田和婦女隊長領着投藥員們來到老張太太屋裏。老張太太只帶着一个小孫女在這屋住，兒子和媳婦都在城里工作。這屋子很髒。這時她正在炕上躺着。老田說：“老大娘，你這屋怎麼這麼埋汰？”老太太說：

“唉，我這病病恙恙的哪有工夫收拾？”老田說：“老大娘屋裏有耗子洞沒有？”

“有哇，怎麼沒有！”

“你怎麼不打？”

“哎，打什麼，殺生害命多不好！”

一屋子人都笑起來了，老田說：“老大娘，你怎麼還這麼迷信哪。你老身板不好都跟不講衛生有關係。我們下點藥，把耗子藥死就好啦！”

“哎喲喲，你們可別亂下藥，我這屋什麼都有，藥死別的怎麼辦？”

老田故意說：“鷄狗不都關起來了嗎？不要緊，把藥一下，我們再把洞一堵就成了。”

“不下，不下！”老太太把頭搖的象撥櫈鼓。

這邊老田和老張太太正說話哩，那邊投藥員就在屋裏

屋外找起耗子洞来了。屋里耗子洞最多，而且还有胳膊粗的鼠洞。投药員也沒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药給下到櫃下的鼠洞里了。老太太一看，生气了。一句話也不說了。老田劝了半天，把投药員們領出来了。老太太見投药員走了，急急忙忙的下了地把下到鼠洞中的毒苞米粒掏了出来，扔进灶坑里燒了。这椿事被投药員看到了，他回来一說，大伙都很生气，馬上跑去又下了一回药。下完药就躲在門后看。老張太太还是照样把药給扔了。几个投药員回來当老田一反映，老田說：“药还是要下，不然就影响咱們全村的卫生运动了。但我們不要跟老太太吵，我們要說服她，要用事实教育她。這是斗争，咱們要注意方式方法。”几个投药員又商量了一下，便決定一天給她屋里下三回药。可是兩天过去了，老張太太屋里一个死耗子也沒有發現。

這天，老張太太忽然来找老田，她說：“老田哪，你看耗子把我的臉咬啦！”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臉頰，臉上果然有被老鼠咬破的伤痕。她說：“我昨晚睡着翻了个身，把耗子压到臉底下，牠就把我咬啦。今天早上我又打开箱子一看，哎呀，我舍不得盖的一床新棉被，不知啥时候叫耗子咬的大窟窿小眼的，还絮上了窩！”老太太气的直拍手打掌。

老太太亲自領着投药員投了药，晚上就药死一个半尺多長的大耗子。老田把这件事在各队一宣傳，招的大伙都好笑。大伙都說：“老張太太那么信黃皮子也沒有保佑她不叫耗子咬！”

朝阳四社药死了耗子，也破除了迷信思想。

这天，是乡党委布置的厕所瓦缸化任务傳达下去的兩天

之后。老田到各家去檢查。走到第二队东头刘景和家，只見刘景和在院子里正鏽鉋斧鋸的忙着，院子里一堆鉋花。刘景和蹲在地上，拿一根橡皮条正往一块木头做的东西上拴，見老田来了，便說：“老田，看这行不行？”老田看了半天，看不出門道来，問：“是什么？”刘景和說：“你来看看！”說着一手拎着那件物，便把老田領到房后。那里瓦缸已經下好了。刘景和把做成的这个物件，往缸口上一放，原来是个能活動的廁所踏板。刘景和对老田說：“党委提出廁所瓦缸化的主意好哇，既講卫生又攢糞。咱們總得把它弄的好点呀！我就想啊，想啊，想出这么个玩艺来，把这往糞缸上一放，周圍用土一埋，一点縫不透，蒼蠅飞不进去，蛆也爬不出来。你說有多好！”

老田乐的都閉不上嘴了。他把这自動踏板翻過來翻過去的看，他說：“看來咱們村的卫生一定能好！”老田又被刘景和讓到屋里坐，老田到屋里一看，刘景和七十多岁的老爹正蹲在地上用碗碴、紅土子往剛砸好的黃土地面上摆花哩。这时，他已把当中的牡丹、云字头都用紅土子填完了，正用碎碗碴在四个角上鑲和平鵠哩。一見老田进去，就站起来說：“老田，你看咱們这样做行不行？”老田說：“老刘大爷，你們真是模範家庭啦！”老刘头說：“模範啥，搞卫生是自己的事，党这么关心咱們，咱們还能不好好搞嗎？我把地鋪完了，还想往牆上画上花哩！”

老田回到社里和社主任研究一下，就在老刘家院子里开了个現場会。老田說：“群众自己做出样子來啦，咱們就要再提高，再努力，既求干淨，又要美！咱們要叫全社白牆

化，‘地毯’化，壁画化！”

全社又动了起来。到晚上，各家灯都亮着，不是刷墙，就是糊棚，黄土铺地，再用板子、啤酒瓶子打平、压平。

一个星期后，朝阳四社变了样，绿树白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猪圈挪得远远的，鸡架都搭成三层的，家家干净、利索，家俱擦洗的木见纹、铁见光。乡党委组织全乡各社来参观学习。外社人看了之后，回去对社员一说，有些社员还不信哩。说：“谁不知道离家窑堡，还能出息的那样？”工农友谊社十三队有的社员利用歇晌功夫跑去一看，回来逢人便道：“哎呀，可真了不得，和过去一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这时，正赶上朝阳乡四个社要改名字。朝阳四社有个老头说：“还改什么名，现成的名字在摆着咋不用？”

大伙问：“叫啥？”

老头说：“臭水沟再也不臭了，庄稼院也变了样，咱们就叫它‘新农村’吧！”

从此以后，朝阳四社真的就叫“新农村”了。

以后，社里又给水井上修起了凉亭子，刮风不进土，下雨不进泥；公共食堂门口安了一个自动洗手器，收工回来洗洗手，吃饭之前洗洗手。“新农村”的人，都懂了过去是因为不讲卫生才闹病的。

新农村真正成了幸福、健康欢乐的新农村了。入人心情愉快，卫生和生产都占了上风。

一九五八年“新农村”成了全国有名的卫生模范村。

水流归大海

一九五八年二月間，大跃进的口号刚刚提出，工农友誼社十三队就想在铁道南边，借着从朝阳社流下来的那股水道，修一条渠，这渠要修成时：一，能堵住春天化雪时的桃花水，把害水变成利水；二，有了这股水能开出二十多垧水田。

但是渠須从朝阳乡朝阳社的地里穿过一段。办了交涉，可是朝阳社不讓挖地！十三队的隊長呂貴天天跑到党支部，在書記对面一坐就磨上了：“咋办哪，書記呀，这对咱們发展生产有多大影响啊！”

書記做不得主，搖電話向乡里請示，乡里也做不得主，向郊区人委請示，区人委派下来了干部，把两个合作社的干部找到一起，协商啊，講条件哪，摆道理呀，問題解决了，可是晚开工了十天。十三队的社員起早貪黑的拼命干，可是到底人少，出不来活。眼見雪都化尽了。

工农友誼社的党支部开了个會議决定下来。“服从整体利益，从各生产队抽人支援！”第九、十、十一、十二各生产队都抽出劳动力支援，为了爭取时间白天晚上一齐干！

这里白天是鍊鎬的闪光，晚間是彻夜亮着灯光。……—

天，兩天，三天，四天，統計表上記下了几千方土的數字，水渠再有兩天就要成了！

這一天刮了一整天的大南風，雪化了，水流進渠中，人們還堅持着干，一邊掏水一邊挑土，人人都糊成了泥人。后半晌雪化的更厉害了，土和泥鐵甩不上去，鏟一刨濺起一大片稀泥，才只刨下指頭那么大的凍塊。人們說：“歇工吧，半夜里凍一凍再干！”

半夜一點鐘，一千多個人踏着月色，頂着南風上工來了，到了工地一看，一片汪洋，水渠不見了，全被融化的雪水淹沒了，全部工程垮台了！

“倒黽的南風！”

“完啦，吃不上大米飯啦！”

“給王書記提意見為什麼不叫早動工，官僚主義！”

“不怨王書記，怨朝陽社，他們卡着我們不給地！”

“給朝陽社提個意見，什么天下農民是一家！”

“這要是一個社管保沒這事！”

“一個社沒這麼大的力量！”

工程全毀了，二十多垧水田吹了，浪費了幾千工，可是大字報丰收了，辦公室屋裏貼了一千多張大字報，把梁柁壓的直忽燭。

工農友誼社的書記王秉文一想起這件事就心疼，可是心疼又怎麼辦呢？這責任看來還不是個小小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書記所負得了的。但現在，這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就是在發生上面問題三個月以後的今天，第六生產隊的隊長趙德成坐在他的對面：“王書記咋办好呢？修水庫人手太少啦，這樣

一来四十多垧水稻要受影响，也影响养鱼……”他說的不是鐵道南的水庫，而是另一个——兴隆溝第六生产队門前的水庫！

五队的队长董崇福也說：“还有，太平山再不叫咱们拉草炭土啦，看来咱们的肥料厂又得停工待料。这么些擋道的事情，能跃进嗎？”

六队长又說一句：“咱们要是并成一个大社保管沒有這些問題！”

王書記心里一动，他心里說：“群众心里也有这种想法了！”

二

群众心里早就有这种想法了。

工农友誼社六队有个社員叫韓世祥，五十来岁，这天在修水庫时他就跟大伙議論起修水庫的事来了，他說：“这个水庫哇要是人多力大，从南到北修一条大壩，要跟兩邊山崗一般高，那你说能聚多少水吧？这水不用多灌吧，灌四百垧水田，那就老鼻子啦，一个人就能分到个千儿八百斤大米。嗯，就是人手少哇，就得修这么个板凳高的，要是归个大社嘛……！”

有人問他：“可真的，你说咱们怎么不建个大社呢，建个大社有多好，把全兴隆山連鐵道南到鐵道北都并到一块，人多力量大，好好规划规划，党領着咱们一干，你说那有多好！”

韓世祥說：“着忙啦？你放心吧，老弟，党早就替咱们

操心着呢，就象那一年吧，那一年，土改完了，党就号召咱們組織互助組，那一年要不是互助組哇，誰也种不上地呀！互助組一年，二年，到了第三年头上出事儿啦，有几个人覺着日子好啦，就兴起妖作起怪了，要退組單干，想当地主去啦！咋办？党說办社，办初級，土地入股，牲畜作价，嘿，問題解决啦。到了一九五五年，想入社的人多了，一下子就来了个高潮，党啊，党啊，簡直就摸透了咱們的心啦，这回大跃进，你不是想办大社嗎？你瞧着吧！不出兩月，管保有个究竟，党早知道了咱們的心事啦，你說你信不信吧！”

韓世祥原来是老互助組員了，可以說是五代元老，徐毓文互助組一起六戶时就有韓世祥在內，互助合作运动中他是步步在前，老头常常要摆这段历史，不大离儿他就說兩句。

这天晚上韓世祥做了个夢，他夢見兴隆山真成了大社了，朝阳社、新兴社都合在一起了，大車摆了好几千輛，拖拉机望不到边，劳动力就象五一游行队伍似的，人山人海都齐刷刷站着。他呢，正和大伙修水壩，大鐵象門扇似的，一揮一搖直打閃，壩頂上的人黑压压的。那大壩見风就長，轉眼工夫就修的和山一般高，說是壩修成了。大伙又开会庆祝，文工团在壩上搭个台子給演戏，唱的是“紅月娥作夢”，唱的那个好！

忽然又听说是毛主席到了，大伙忽啦啦一声向前挤去，毛主席真的在大伙前面站着，紅光滿面，就象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高个子，笑呵呵的，渾身放着光彩，只見毛主席举起一只手向大家招呼：“老乡們好，祝賀你們办了个大

社！”一口的东北話，就象咱们吉林人一样，韓世祥拼命的往前挤，挤了一身汗，他挤着，鞠着躬又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忽然他又觉着有人踹了他一脚，他还挤，可是有人在笑，他睁开眼一看，东方发白了，他老伴围着被坐在炕上用脚踹他，他老伴說：“你睡蒙啦，乱叫些什么！”

韓世祥他赌着气穿衣服，罵他老伴：“倒霉老娘们，为什么把我招呼醒！”

三

乡党委電話鈴又响了，办公室主任霍鳳岐抓起電話。“什么？是，是新兴管理区，对，要修磚窯，……好哇，要增添工业主任，好哇，書記下去檢查工作去了，以后答复你吧！好，再見！”

他拿起笔在記事本上把这件事記了下来：

第二十五，新兴管理区要建磚窯，合作社要增設工业主任一名（农业社增添新內容和組織机械問題）。

可是就在这一条以前还記載許多条条。

一、工农友誼社各队化肥厂，酒場，拖拉机管理等問題；

二、朝阳区要自己办一所小学，解决适龄儿童入学問題；

三、供销社供应化肥，鋤头，木料，菜籽，文化課本等不及时，群众有意見；

四、工农六队水库，十四队水库劳动力問題；

五、新兴社、兴华社、西大甸子排水壕問題；
六、工农干部紅專大學問題，扫盲以后的提高与巩固問題；

- 七、太平山草炭土；
- 八、工农托儿所、幼儿园；
- 九、………
- 十、………

老霍刚写完，电话铃又响了：“朝阳社？什么問題？肥料厂设备和資金問題，好，書記們回来才能决定。对，再見！”

老霍又在記事本上开始記着，第二十六，……

兴隆山党委在向郊区党委提出的书面汇报材料上这样写着：

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生产上須要更坚强的领导，各項事業上須要更紧密的配合，但根据当前情况来看，在合作社中有不少矛盾須解决。如象合作社与供銷部門的矛盾，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間协作問題的矛盾，改造自然的愿望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就是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出現了过去所包括不了的新事物。

广大群众要求并大社，要求更大的合作，要求人力和物力的更大集中，以便进行农业和其他事业上大规模的基本建設。

兴隆山乡党委也正在寻求道路为群众更好的解决问题。

四

出路找到了，八月間，人民日报公布了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兴隆山全乡都沸腾起来了，处处都在討論，处处都在学习，处处都是喜悦。



水
大

乡党委电话日夜忙着，老霍把着电话向郊区党委汇报情况和反映，书记室内的电灯彻夜亮着，党委委员们在讨论着，学习着，安排着，他们把眼睛熬红了，指头被烟熏黄了，头发变白了……

在各合作社的生产队中人们也在彻夜的讨论着人民公社的章程，大吊灯点得亮晶晶的，人们念着，读着，讨论着，有人说“哈，这回到底归大社啦！”

工农友谊社第六生产队长赵德成，领着一群人，抬着大字报，连夜向社办公室赶去，敲着锣，打着鼓，老赵手拎着玻璃灯在前引路，灯光下看见那鲜红的大字报上写着：“坚决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墨迹淋漓漓漓还没有干，灯光下还看见一个熟悉的脸，满脸胡子，眯着眼笑，这就是韩世祥，正抬着大字报走着。

工农友谊社的办公室内挤满了人，党支部书记接待着大家，一张张大字报，决心书，报捷书，申请书，红的，绿的，花纸的，数以千万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忙着在屋内贴着，墙上，梁上已经贴得满满的象个花铺，墙四周又拉起四五道纸绳也都挂得满满的。

九月十六日这天，兴隆山镇可分外不同，太阳刚刚出来，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往这里集，大广场上彩棚早就搭好，巨幅标语上写：庆祝兴隆山人民公社建立，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有线广播播送着轻快的音乐，兴隆山的群众来了，和平乡的群众来了，一闾乡的群众也来了，方圆四十里以内的人都来了，熟人们见面第一句就说：“好哇，到底建大社啦，咱们真成一家人啦！”

这天韓世祥上台講話，他說：“咱們公社這回可真大，做夢都沒夢着这么大，我覺着朝阳、新兴划在一块就不小了，誰知道連一間堡帶和平鄉都歸在內了，這真是水流歸大海！黨看的可真遠哪！互助合作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我是永遠忘不了的，過去我就是有點意見，有什么意見呢？過去有人說建設共產主義得好几十年，我一想完啦，共產主義我是看不着啦，這回一建公社，我看還有門，共產主義我還絕對能看着，我更要加油干，人多力量大，共產主義來的更快，好日子不遠啦！”

會後是文娛節目，朝阳社的劇團演劇，長春社的、和平社的、三道林子社的劇團擰在一起扭起大秧歌來了，秧歌扭的那个活，可不知哪里那么个老头子，挎個籃、光着兩片腳丫也跑到圈里扭起來了，小白胡子撇着，還兩邊直擺哩，逗的大伙直笑，這老头說：“笑吧，笑吧，今天就是高興嘛，我四五十年沒扭過秧歌啦，你看腰都硬了！”

新产院

安太媽整整四十岁了。从十八岁結婚到如今，接連着生了安太、長太、福太等六个孩子。生儿育女的苦头，她是尝够了。

俗語說：“儿的生日，娘的苦日”，這話一点不假。她作下了一身的病。如今，眼看第七个孩子又要临月了。真叫她犯愁啊！

这一天，安太爹从河網工地回来看她。一进屋，孩子们都跳着喊：“爹回来了！爹回来了！”

安太媽臉上帶着笑容，問丈夫：“修河網的任务还得几天能完成？”安太爹說：“二十多天吧。”她想了一会，說：“我快临月子了，你不請假来家么？”安太爹听了這話笑着說：“任务这样急，我能待在家里？……”

安太媽一听，不吱声了，把头低下来。安太爹心里想：她是怕临月子出什么危險，希望有个人扶侍她，給她壯壯胆儿。想到这，他就說：“看你这样子，大概也就三兩天的事。那么，我就往工地打个電話請几天假吧。”

安太媽一听，后悔自己方才不該說那不剛強的話。便連忙說：“修河網要紧，可別在家耽擱着。再說，我這事儿說不定是那天。如今成立了食堂，飯也不用我做了，月子里就叫几个大孩子到幼儿园去，沒什么困难的。”安太爹說：“还是在

家照顧你几天吧，你的身板很不好。”說着就走出門去。安太媽扯他的袖子沒扯住。

安太爹剛走出大門，安太姥娘拄着個燒火棍兒从后屯來了。安太媽忙迎了上去，給老太太打扫肩头上的雪。“媽呀，这么大的雪跑來干啥。”安太姥娘說：“下刀子也擋不住你媽呀！”說着，脫下鞋上了炕。“我估量你快坐月子了，心里惦念着……你女婿沒回來？”安太媽把方才和丈夫商議的情形談了，並說：“看別的婦女勞動，我都急壞啦。河網工程這樣忙，怎能拉他的后腿？”安太姥娘尋思了一會兒說：“到時候还是我來侍候你吧！”安太媽說：“那可不行，家里人挺多的，脫不开身子。”安太姥娘打了咳聲：“我算糟透心了，一根腸子兩下扯！ ”

娘兒倆說話間，安太爹回來了，進屋就說，電話打過去了。安太媽一看丈夫要待在家里照顧自己，心里好着急。尋思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办法，就說：“安太他爹，剛才我和媽想出個好法子：讓媽來扶侍吧。”說着，緊向安太姥娘眨巴眼睛。安太姥娘思量一下，說：“是啊！行啊……”安太爹一聽，信實了，便說：“你老人家受點累吧，我馬上回河網工地去。”

安太爹走後，安太媽才松了口氣。安太姥娘說：“照你剛才說那個法子辦。我來！”安太媽忙說：“可別那么做。實在沒人，東鄰西舍的誰還不能幫幫手。”安太姥娘說：“我臨來的時候，聽說你于舅母到鄉醫院開會去了。到時候，不會找她給幫幫忙嗎？”安太媽說：“媽呀，你放心吧。我早就和于舅母說好了。你要不住下，就早点回去吧！”

天黑了，安太姥娘走到大門外，還回头囑咐說：“到時

候，可打发孩子去找我呀！”

.....

真是想不到的事做到了。工农管理区的新产院建立起来了！安太媽臨产的头一天，生产队的大車就把她送进产院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安太媽坐在产房炕上，面对窗戶，眼睛看着外面，心里覺着特別敞亮。身边放着新生的小男孩，还有个暖水壺和瓷缸子。产院的接产員——于舅母，正在忙着給她煮午飯。白灰牆，紙糊的天棚，冷眼一瞅，都刺眼睛。屋里連一点响勁也沒有，真是清亮极了！屋中有一道隔壁火牆，再加上火炕，真是不凉不热，暖洞似的。靠西山牆，豎櫃旁，有一棵翠綠柳桃花，用小缸腿栽着。安太媽轉过臉看看小孩，又滿屋里扫一眼，她真是心滿意足了。說真的，她有生以来也沒有这样神气过呀！她想：公社成立后和以前一比較，真是天地差別。这新产院，該有多舒心哪！不但管接生，还給大米、白面、鷄蛋吃，一个錢也不要。孩子、大人有病，还給药吃。天天按时吃饭，頓頓有人侍候着，真隨心。真是老百姓作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共产党和毛主席都給想到了。前兩天，管理区的王書記和主任都来打听孩子大人有没有毛病……，她想到这，高兴的不得了。一欠身，又扒着玻璃窗望外看，响晴的天，一点风絲也沒有，身子可輕松了。这时，听舅母說：“外甥媳妇，快躺下歇歇吧，你坐的时候不少了！”安太媽說：“不怕。”安太媽正和于舅母說話，回头隔玻璃一看忙說：“于舅母，你外甥来了！”于舅母忙轉身奔出走，招呼外甥到这屋来。安太爹笑着，一見安太媽坐在炕里圍着被很精神。于舅母一边給他倒碗水，一边逗

着說：“快看看你这小兒子吧，可好啦。”安太爹笑笑，也沒動身。他見安太媽有點不高兴，便說：“人家盼姑娘！”于舅母囁一句說：“七个小子，有多好。真是啥缺想啥。外甥媳婦才四十岁，過兩年再給你生个老姑娘。”安太媽說：“可不要了。够了。把我都累坏啦！”安太爹走过去看看孩子，回过头來問：“产院一共几个人？”于舅母說：“現在就我們兩個人。院長劉素翠上乡医院开会去了。眼時下我自己連接产帶侍候安太媽。聽說以后还添人呢。”安太媽接着对安太爹笑着說：“你也沒想到我能到這裡来生孩子吧？”安太爹感动地說：“这上那猜去，要不叫公社办产院，咱能住院么。”安太媽高兴地說：“这新产院我还是头一个哪！”說完，覺着怪不好意思，便手捂着臉笑了。于舅母說：“瞧好吧，今后天天都有进院的，咱管理区年前年后登記的孕妇有四十多个啦。”

这时，吃午飯的人們說說笑笑的从窗外走过，奔食堂去了。于舅母把兩碗热騰騰的雪花白大米飯，一盤炒鷄蛋放到炕沿上，說：“你們兩口子快趁熱吃吧。”于舅母又把毛巾扔給安太媽說：“快擦擦汗。大米飯爛爛的，外甥媳婦多吃点，孩子有奶大人也硬实。多住几天吧，硬实硬实再回家，反正咱产院也不限制日期。”安太爹說：“隨她便。我要回河堤了。”安太媽說：“我頂多再住上十天八天的，也回家了，你就別惦着我們娘倆啦。”

安太爹临走，还叮嚀几句說：“你好好住着吧，啥也不用惦念。我給安太姥娘送个信，連到家看看孩子，下午回河網工地去。往前看吧，可有奔头了！”

土 地 翻 花

秋收后，兴隆山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农业“八字宪法”的指导下，为了争取明年的大丰收，投入到紧张的深翻地中。朝阳作业区的四、五百社员排成一字长蛇阵，四、五百把壕锹一杵一扬，晃得太阳光直打闪。这个弯腰，那个扬锹，这个扬土，那个挥汗。各队的旗帜都是红艳艳的，被风一摆，呼啦啦直响。

妇女队都戴着一色的白手巾，手上全是白手套，也是一字长蛇阵挥着锹翻地，把土翻的象海涨潮似的。在深翻地里，妇女队正和男子队竞赛着。男子队的队员们都象火烧眉毛似的，忙三火四的翻地。壕锹拿在手里上下翻飞，土翻的直冒烟，一边翻着还一边吵吵：“妇女队，加油！妇女队，加油！”妇女队队员也把棉衣都脱了，穿着花布衫，个个满头大汗。这时她们翻的地，和男子队拉在平线上，双方都在努力的争着把对方压过去。这时，有个文工团员从人丛中跑出来，拿着个喇叭筒子站在两个队的前边，唸起快板来：

潘大娘，真可夸，
深翻战场把油加，
六十二岁不服老，
挖的土地直翻花。

我们大家都学她来都学她！

妇女队的最后面，（翻地都是倒退着翻，因此最后面的

人，也就是翻的最快的。）有位滿头白发的老太太。她抬起头来，笑着說：“怎么單單表揚我。比我挖的快的，多得很哪！”

这就是潘大娘！

潘大娘家住广宁窑屯。生产队动员深翻的时候，她第一个报了名，她说：“庄稼人还有不懂深翻的好处的，党号召深翻是为我们好！这还用动员？”她还說：“我非得和他比不可！”（“他”是指她老头子潘玉祥。）潘玉祥正是这个生产队的老生产队长。她一說要和老头比干劲，老头子气的直瞪眼，逗的开会的人直拍巴掌。会后，管理区觉得她这么大年纪了，翻地不大适合，怕累着她，所以叫她女儿潘桂云回家动员她，最好留在村里做些别的工作。她女儿回家把管理区的意思一說，这老太太反倒把女儿派上了一身不是：

“好哇，你是社干部，是咱管理区的妇女主任呢。倒回家擋你媽的道来啦！我看你有什么臉去动员别人！”說的她女儿哭不得笑不得的。就这样，她来到了深翻工地。

潘大娘干起活来是分毫不讓。誰要想把她拉下，那算不用想，有时她女儿过来帮她挖几锹，她把女儿撵走，还說：“你去照顧別人去吧。我能行！”每天上工，她走在前；下工，她走在后。那份吃苦耐劳的勁头，簡直是沒比的。如果有人看着她累了，劝她歇歇，她会反問你一句：“歇会？我干什么来啦？”

潘大娘对誰也不提岁数。有一回，一个乡干部問她：“老大娘多大岁数啦？”潘大娘說：“五十八啦！”但这个干部有点耳聞，听说她已六十多了，便說：“大娘不是六十

多了嗎？”

潘大娘說：“你这个人可管了个寬，建設社会主义怎么还管岁数大小？”問的那干部答不上話来。

深翻地四十多天过去了。任务又轉到修西大甸子河網。河網工地上的人，干起活来象小老虎似的，一个賽一个。地冻天寒，干起活来很不得手。鍬用不上，大伙就用手搬土。潘大娘到了西大甸子，她照样的往前鑽，頂着北风烟雪在大地里倒腾冻土。社主任一看，这哪行，就把老太太調到厨房去了。这回，老太太意見可多了。社主任說：“有意見以后提。先完成任务吧！”老太太无法，只得听主任的。

一天，徐主任在河網化工地上接到一个条。上写：

主任：叫她回来兩天，她把家都忘了。你給动员动员。

潘玉祥

徐主任拿着信去找潘大娘，动员潘大娘回家。潘大娘說：“河網化的事不比家里的事大，过年的吧，过年我就回去。”

过了兩天，她女儿潘桂云跟着送粮的大車来了。潘桂云对徐主任說：“队里有人把房子騰出来作了食堂，騰出房子的那家还没有地方住哩。我爹想把俺們的北炕收拾收拾，迁进一戶来，就是沒功夫收拾，給我媽写了封信，好几天也不見人回去。这回讓我来接她！”

徐主任領潘桂云上了厨房，見潘大娘腰上紮着条圍裙，持着袖子，在霧气騰騰的屋里切着菜。潘大娘見女儿来了，就說：“你干什么来啦？家里挺好哇？”嘴說着手可沒住。徐主任說：“干什么来啦？接你来啦！”潘大娘說：“你这个

主任，就是想动员我回去，象是修河網建設社会主义，我不应份似的！”

徐主任說：“老嫂子啊，你可把好心当作驴肝肺啦！”

潘桂云把收拾房子的事情，給老太太說了一遍，老太太想了半晌，意思是想叫女儿回去給帮忙收拾收拾，自己就不回去了。老徐看透了她的心思，在一边就敲上边鼓了。他說：“老嫂子，你就別三心二意的了，管理区的干部就剩她一个人在家啦，哪里不需要她，你可別难为女儿。再說你这五、六十天不回家，我那老大哥意見可多了，衣裳破了你也不給补，我看，非得讓他光腚不可了。”

潘大娘“呸”了一声，說：“你这个主任，就是不說好話！”

老徐說：“別的是瞎話啦，回去收拾收拾房子，再休息兩天，是要緊。你不是一心一意想建設社会主义嗎，可你老这么不停捻的干，身体垮了怎么办，你还能建設社会主义？”

潘大娘說：“你就知道休息，休息。大伙都苦干，我怎么非休息不可？”

老徐說：“哎，你怎么能和那些青年人比。别的不說了，我这主任不光領着干活，也得管休息，要休息不好，将来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啦！”

潘大娘扭过头去問潘桂云：“房子什么时候用？”

潘桂云說：“一、兩天就用，現在都有兩家挤一鋪炕的了！”

潘大娘揩了揩手，正了正头巾，对徐主任說：“行啦，別講道理啦，我回去一趟就是啦！”

老徐說：“對，這還差不多。伙食長，快點做飯好叫這老‘鐵’太太吃完了走！”

潘大娘說：“不吃啦，這就走，趕晚上就能把屋子收拾好！”一邊說一邊就解圍裙。忽然，她又回頭對徐主任說：“主任哪，咱們可說明白，一、兩天我可得回來！”

徐主任說：“行，行，只要以後你保證按時休息，怎麼的都行。”大伙把老太太一直送上了大車。可是車剛一出閘，潘大娘又叫車站住，她把徐主任叫到跟前說：“主任哪，你告訴伙食長一声，黃米面送來了，趕快把面發上，明天好叫大伙吃豆包！”

老徐說：“哎呀，這事你放心吧，管保達到你滿意就是了！你就放心走吧！”

大車順着河網的大道越走越遠了。遠遠的，人們還看見潘大娘回過頭來向河網工地張望。

拖拉机在田地里奔跑

一九五九年二月，兴隆山人民公社的拖拉机冒着严寒在耙地、压地。拖拉机手們一个个帶着長毛的狗皮帽子，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笑着，嚷着，唱着，在田地里奔跑。

拖拉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耙地呢？要知道这还是二月呀，天气这样的冷，地还冻着，內行人也許要問：“这能行嗎？”当然，这里邊是有原因的。

二月間，气象站的天气預報中指出：今年5月以前基本无雨。为了保証今年的春耕生产，公社党委发出号召：立即耙地，保持土地水份。

能行嗎？心里也沒有底。拖拉机站的党支部書記王振全同志到党委汇报了情况，党委李書記說：“找群众商量吧，看看能不能有办法解决。要告訴大家，我們如果不及早的进行抗旱保墒工作，今年春耕就要成問題。”

王振全回來，召开了“諸葛亮”会。会上有的老拖拉机手說：“干了八、九年了，在东北阳历二月就要耙地，不用說自己沒干过，就連听也沒听过！”但是有人問：“沒干过沒听过就不干啦？兴隆山过去還沒有过拖拉机哩！”当天下午，就开出一輛拖拉机，帶着一台釘齿耙下地了。老拖拉机手、共产党员陈志勇开車，技术站長楊景瑞和站長馬鳳义、支書王



振全都下地了。拖拉机到一块地里耙了一遍，基本上还行。斗大的冻土块都耙开了，只是耙的不彻底。还有拳头大的疙瘩。王振全和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耙和镇压结合在一起也許能好一些。大家同意这种看法，便回去，每个人开了一台車子，帶着鎮压器来了。前面的一台耙，后面的跟着鎮压。这回，試驗成功了。

第二天，全部拖拉机都下地耙地、压地。各生产队也都行动起来了。人們赶着牲口拖着柳条耙、木滾子都下地了。

拖拉机一开到各生产队去，群众象接新亲似的把拖拉机手們接进屋去，給找最好的房子住。吃飯每頓都給拖拉机手另加一盤好菜。長青管理区第五生产队的隊長把过年留下来的肥猪肉都給拖拉机手們吃了。拖拉机手給他提意見，他說：“那有什么。你要干一天，够我們多少人干的。”这个隊長每天都亲自領着拖拉机下地，領到地头之后，他观看半天，然后才恋恋不舍的干别的去。每天如此。过了几天，拖拉机在他这个队的耙地任务結束了，当第六队的生产隊長跑

去接拖拉机时，他还跑上去和机手們送別。

拖拉机手們掀起了一個完成或超额完成日进度的竞赛高潮。每台拖拉机耙地的日进度是四标准垧。用釘齿耙每耙十一垧地的面积才等于一标准垧。就是每台車一天要耙完四十四垧地的面积，才算完成日进度。

有一天，天已經黑了。北风刮的很大，还落着雪花。拖拉机站党支部書記王振全檢查工作回来，他以为这样大的风雪不会有人工作了。但当他走到長青管理区的地里时，在雪花中隱隱綽綽閃出一絲灯光。他急忙順着灯光走去。风大的不得了，嗆的人喘不上来气，风雪打在人臉上，冷的象刀刮。他走了沒有二十公尺远，忽然从灯光里又傳來了一陣起动車的馬达轟鳴。王振全到車跟前，才看出是AT—24。手电光射了过来，隨即听见一个女同志的声音：“支書來啦！”王振全听出来了，这是五号車的范秀霞。他問：“怎么啦？”范秀霞从車底下鑽了出来，說：“出了一点小毛病，收拾好啦！”灯光下他看見这个姑娘身上、臉上、領子里、袖口里都是雪，簡直成了雪人。她一边往手上呵着气，一边笑着說：“这雪頂讨厌，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偏往脖領子里鑽。”說着，跳上了車子。王振全說：“这么大的雪怎么不开回去修？”

“开回去修多耽誤时间。这里修也一样！”王振全說：“天冷啊，回去吧！”

“不，冷点不要紧。我不怕！”

范秀霞把擋一挂，拖拉机轟轟的又在田野上飞跑起来了。

就在耙地這一個半月的时间里，范秀霞的這台 AT—24

五号車一共完成了四百零三标准垧。超额百分之一百九十五完成了耙地任务。这个組被評为模范包車組，范秀霞被选为市的模范先进生产者。

四月中旬，拖拉机已把全公社一万一千公顷的土地耙压了百分之十九还多。这时，第一次春雨也随人所愿的落了下来。十三台拖拉机又拖帶着二十四行播种机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了！

